

讀  
批  
評

短篇小說專號

短篇小說專號

4

# 古黃河

第一卷  
第五期

5

古黃河



五分

# 福安公司



華洋百貨  
化妝用品  
應時鞋帽  
綿毛織物  
金銀首飾  
珠寶鑽戒

敬信精美禮券

承蒙賜顧 無任歡迎  
地址徐州公明街一八四號  
電話再說一二三四五

華中.務商 界世海上  
處銷經總州徐局書大各

## 新世書局

誌雜刊新 書用考參  
南路市中路明啓市州徐...址地

## 大華書局

小說 文具 新刊 國定  
曲譜 簿冊 雜誌 課本  
地址：徐州  
學街東口

## 國華書店

售經  
品用校學 本課定國  
冊簿具文 物讀舊新  
北路口內街安公市州徐：址地

## 新光書店

徽湖 器運 用學 簿文  
墨筆 械動 品校 冊具  
三五三街明公局支 九九路明啟店總：址地

# 古 黃 河

## 第 一 卷 第 五 期 目 次

### 短 篇 小 說 專 號

▽獻 (木刻)	人性之間	仇	大 航 輪	暖 廠	▽文化瑣聞	電 網	黑 店	孩子們的故事 (續完)	越 獄	▽編 後
.....	.....	.....	.....	.....	.....	.....	.....	.....	.....	.....
王青芳 (封面)	狂 夢 (8)	陸 白 人 (4)	夏 牧 (6)	袁 之 (8)	道 生 (9)	陸 拾 (10)	馬 門 (14)	潘 中 一 蛭 (19)	文 水 (21)	單 國 維 (26)

蘇淮特別區宣傳局登記

## 古 黃 河 月 刊 第 五 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一日出版)

主 編 人 單 國 維

發 行 者 古 黃 河 社

徐州公安街十九號後院

印刷者 徐州日報印刷部

徐州公園前巷二號

經 售 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

### 目 價

	零售	
	每冊	五角
半年	六冊	三元
全年	十二冊	六元

長期訂閱郵費奉送華北郵票代洋九五折用。

### 廣 告 刊 例 (每期)

期別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後封面	一百元	五十五元	三十五元
前封面	一百元	五十五元	三十五元
後封裏	八十元	四十五元	三十元
普通	七十元	四十五元	二十五元

附註：圖版由登戶自備，款均先付，長期優待辦法面議。

# 人性之間

狂夢

錦茶走回家來，心中混亂極了。她那醉紅了的臉兒，零亂的長髮，映現出在舞台的大鏡裏。

她凝視鏡中的少女，娟秀，漂亮，輕浮。那平日的矜持假裝的莊嚴氣息，都不復存在了。只剩下倦怠的體態和頹廢的精神。

在平日，她曾經常站在鏡子前面，像每一個漂亮的少女一樣，照着自己的姿影生出種種的幸福夢幻，美滿，裝着取媚於人的態度，挑動眼眉，眨起眸子做甜蜜的誓說，或是穿試各樣的衣服，怎樣才能顯現她窈窕的腰身，惹人動情。像她做着這些表情的時候，總是極其單獨的一個人，假若有人忽然闖進來看她這種情形，不知使她如何羞澀呢！

鏡子，永遠是少女們的最好的孤獨伴侶，那裏顯示給一個少女的是幸福和命運的各個希望。

錦茶，每當看到鏡中的面孔，想及她的寂寞，竟會感歎起來，她總拍自己的青春在沒有充分代價之前，便會匆匆凋謝了的。每天，她詳說自己是否已有衰老的現象。

而直到灰暗的今天，似乎她的青春已至停滯的狀態了，也可以說是到了另一新生命的開始。脫去舊的舊殼，換上嶄新的裝璜新裝，連她自己似乎也再認不出鏡中的自己了。

她端起水壺，倒了一杯半溫的水，咕嘟地喝下去，稍微解口渴。然後，開始聽無線電，聽寂寞的音樂突然在屋內響起來。她斜躺在牀上，無聊無力。對全屋凌亂的陳設在燈光下多麼寂靜，悠悠的樂音好像使她的魂靈勞動開凡塵，或者是到一處荒涼無人的地方去，自己任意地哭泣，任情生靈，沒有性慾的壓迫，沒有名利的爭奪，只是過着原始人的生活……

她忽然覺得自己更加厭煩了一切，連目前她所持有的美麗，以及物質和精神上的威力，也都感到厭煩起來。訂婚，結婚，養孩子，做母親做家婦，最後做墓中的朽土。如果人在世上有不朽的靈性和美德同在，那一定會做些高超的神聖工作，正因為虛幻的死亡限制了人類的生命，使人對那種永恆的幸福絕望，所以常有高貴的靈魂而做出肉體的污穢行

爲，爲的是捉摸片刻的享受，借以欺騙自己，把那種殘酷的享受，當做一種幸福的替身，難道這不是一種錯誤嗎？

她想壓制種種思想的攪雜，再喝了一杯水，無線電播音機仍在響着寂寞的音樂。一切，冷僻的一切，還是和一刻鐘進來以前沒有變化。可是把每個日子攪雜起來計算每小時的時刻，她確實不是早晨由這家門出去時的她了。

想到自己不再是處女了，她心中泛起泡沫似的假惺惺，把她的心理沖激得亂亂起來。忽而，她哭了，眼中流出許多淚，並不是爲這被破壞了的貞操難過，而是死詛人類的獸性衝動，把污濁的事加上堂皇的美名她是因人類基於慾望所假造出的文明而激憤，以致哭了。

忽而又個強地抹去眼淚。

自問難道是一個虛偽的女性嗎？但是，在一切女性中有誰不是虛偽的？女人，醜態會被人所不齒，漂亮却又遭人羨慕，嫉妒，漂亮，在物質文明的人世上，因爲俱有出於性的誘惑而使人誤認的幸福，竟同時俱有着神秘的權威。

無線電靜止了。掛鐘敲了十二下，每一下寂靜的聲音震動着屋內冷寂的寒風。

錦茶沒有恢復倦怠，但懶得沉入睡，只是斜躺着，連衣服也懶得去脫下了。

又想起白天的盛宴，兩家的親友都衣冠楚楚，歡笑痛飲，實家是有財有勢的門第，賓客中儘有名利場中奔逐的庸生，諂媚，奉承，把良心吞到胃裏去，整天說着的是虛偽的言談。

她和錦茶，像被奉承到天上似的，鈔票的飛揚，和酒宴的聲勢，空氣是格外嘈雜紛亂，暈迷也似地度過午夜，那天在瘋狂般的興奮中過着不斷忙於應酬來賓的客人們。

到晚上，與錦茶在飯店的食室裏同飲，美味的餐食烈酒，使錦茶完全忘却少女時代純潔的心胸。錦茶雖然被物質的享受所誘惑，可是她自己一直並不糊塗，知道這物質的享受，但別人既都是自私的，她若不

此愛小臉  
之  
幸福  
之花

第...卷

(3)

突然跳起來，匆忙找出紙筆，立刻要給榮寫一封絕交信：「我

也嘲笑自己，如此自言自語，真像得了瘋病，於是她

在危急中，由床下的舊桌抽屜中取出一張草草的稿，美麗的信封

折斷，立刻有些惶恐地敲敲。那是一個拙劣無情的男子，爲了達到

目的，不惜用酒來灌醉她，想利用酒精激發他的理性呢！

經過痛苦的戰鬥之後，被用汽車送回家來，一日裏的變化，簡直像

少婦，一種少婦的異樣感情湧滾着胸中。據說少婦的幸願是

把這輪船給裝上滿愛人榮若的半封雪白信，攪亂手中扯得粉碎。一

得之絕了。(四月二十二日夜脫稿於北京)

把這輪船給裝上滿愛人榮若的半封雪白信，攪亂手中扯得粉碎。一

得之絕了。(四月二十二日夜脫稿於北京)

把這輪船給裝上滿愛人榮若的半封雪白信，攪亂手中扯得粉碎。一

得之絕了。(四月二十二日夜脫稿於北京)

把這輪船給裝上滿愛人榮若的半封雪白信，攪亂手中扯得粉碎。一

得之絕了。(四月二十二日夜脫稿於北京)

把這輪船給裝上滿愛人榮若的半封雪白信，攪亂手中扯得粉碎。一

作品

Table with author names and titles: 野田, 編主, 野田, 編主, 野田, 編主...

創刊號要目預告

七月十五日創刊

徐州京南, 古京京南, 實京京南, 社京京南, 代京京南, 行京京南



一個是貴  
蝴蝶  
一個是可  
痛

(5)

去送一聽，等進穿好再聽聽進來，看一是否變態，若是他或她沒變了，有那一點不大好，那兒？發得另換，於是王少爺就只得出去變態，這樣，在王少爺第十三次出去又進來之後，他們終於選好一件黃色的紗襪了，同時當他們發覺了這乃是她第一次試樣的部份，總不禁大笑起來。

衣服好了，該是鞋，這倒容易，她當然要選那雙白色的高跟了。這以後，便該是二小姐一雙鞋的洗滌，半小時的洗滌，十分鐘的理髮，二十分鐘的裝指甲，這共間，王少爺便也洗了一個臉，在頭髮上塗一些油，此外，又重新打了一次領結。

於是，出發了。兩個人接得緊緊的走着，王少爺還把手臂插到二小姐的臂彎裏，但是，據洋理說，大概是應當女的把手掛在男的臂上罷吧，不過這二點他們也鬧不清，便這樣馬虎虎的算了。可是，頂緊扭的，是胡同裏又地滿地滿，有時侯，簡直的他們兩人並排着就走不開。

然而他們却忽忽得這樣的走着，一面噴着歌，一面唱着歌，但是，正當他們這樣走着的時候，二小姐突然的尖叫一聲，停下來了。怎麼回事呢？原來是一個小工甩了一塊黑泥到二小姐的鞋子上，而且，那泥點在那白色的鞋上，就另外顯得顯眼。

二小姐於是非常氣急起來，尖聲的喊着，問別人是誰了眼睛還是怎麼？把鞋子幾乎舉到別人的鼻尖上，叫別人知道他是惹了怎樣大的一個禍。可是，這樣一來，她的那件黃色紗襪子就扯得得太高了，惹得別的一些小工們把眼睛向她的下部直視過來。

王少爺可是向來不能容忍這樣的事的，好！竟敢在他的二小姐的白鞋上弄一個黑點！他一下子便跳到那小工的面前，同時，「劈！」給了他一頓耳光。

別人可連忙鞠躬作揖的央求着，說是承認他是惹了禍，還願意再接受王少爺幾個耳光，但王少爺並不以為這樣便算完，當他手掌打得有些疼了的時候，他把工頭叫在面前。

「想，想，」他吼着，「你便是工頭麼？好，他叫甚麼名字？他，你問他，他敢，敢把吳二小姐的白鞋上弄了一個黑點！」

別人一聽問除，可更慘了，急欲的央告起來，工頭也替他求饒，但是，王少爺辦事可向來不替那些，他從身上掏出一張名片來，告訴別的就是那張片子的兒子，而且，那張片子是很有權力開除個把小工人。

他把片子交給工頭，告訴他說，立刻就辭掉他，再不准他上頭的面，面也保不住。

別人可就更告饒起來，給他跪下，會他叫甚麼或是還要大罵，告訴他他家裏還有一個病着的老母親及吃乳的孩子，還甚至跑過去給他們的二小姐叩頭，求她給說幾句好話，但二小姐却尖聲的罵他，罵得他黃色的紗襪子都變了還是怎樣？於是我們的王少爺便連連去一轉，罵開他，又叮囑了工頭一定要開除他，然後，便又夾起了我們二小姐的手臂，一擺一擺的向前走去了。

在占城的西北角的一條胡同裏，有一間破屋，屋裏的炕上睡着一個年老的婦人，炕頭上坐着一個少婦，少婦的懷中抱着一個吃乳的孩子。老婦呻吟着，顯然是病得很重了，少婦的憔悴的臉上堆滿着愁容，孩子不時的發出無力的哭聲，因為他已經從他的母親的體內吮不出一點乳汁了。老婦在炕上反問幾下，喘喘一會，繼續的問道：

「上工去了嗎？」少婦說，雖然她知道她的丈夫已經失業一個星期了，但是，却不得不瞞着這個危危的老婦。

「啊……給我……吃」老婦無力的說，顯然的她覺得餓了。少婦從炕下摸出僅剩的一塊窩頭，交給了老婦，又給她倒了一杯白水，看着她慢慢的吃下去。其實，伊肚裏早就餓了，但是伊却悄悄自己餓着。然而不幸的是孩子却還從伊身上要着食物，這樣，便時常逼得她自己暗自嗚咽起來了。

家裏是已經沒有一件東西再可以當了，丈夫說是出去轉一轉看。不久，男人回來了，依舊是空着手。

妻子問丈夫交換了一個眼色，曉得是無望了。不禁發出一聲悠長的嘆息。丈夫無氣的睡在牆角。老母的呻吟又響起了，妻子的嘆息也隱忍住，孩子的哭聲更是淒慘。這三聲慘音，混合成了一把利刃，直向他的心頭刺來。於是，他的眼前就出現了一隻沾着一滴泥點的白色的鞋。

他沉默的思索了一會，臉上顯現的換了幾次表情，最後，他咬了咬牙，從牆角摸出了一把從前作活用的尖刀。

當夜，當我們的王少爺從我們的吳二小姐的公館裏走出來，剛要拐進一條漆黑的寂靜的胡同裏的時候，那裏，在那拐角的地方，正埋伏着一個手持尖刀的漢子。

# 大航輪

## 夏牧

大航輪，在春天的海洋里沉落着……  
現出的暮色中的三角的島，吐着霧一樣濕  
着的岸上的喧呼，浪濤無數跌落的島，跳着，  
跳着，遠遠地噴出了椰子樹濃重的香氣。  
潔白的船里，她倚窗望着，黑髮垂在綠色  
的棧上。

這船房裏一共有九個人，四個西洋人的黃  
髮和藍眼其中有一對夫婦，兩個日本人守着進  
出口，噴出猛烈的烟草，紅皮褲的菲律賓人像  
狗一樣橫着身子躺在壁角里，在×島，我對面  
一個日本婦女攬着孩子下岸了，她便登上這大  
航輪。  
寂寞的嘔吐的船艙，突然變得歡騰了起來  
和着海面上的春風相應，那一對夫婦歡開離愁  
談話，另外兩個西洋人不時把眼光瞟過來，偷  
竊地談。

「是日本人吧？」  
「不，好像是中國人呢。」  
那兩個日本人好像是不懂英語的，繼續地  
抽着烟。菲律賓人被侍役打醒了，他用脚跌在  
他身上，他暴怒地驚惶着，搖擺着他肥胖的身  
子，那侍役卑夷地望着他說：  
「對不住，這是不該說，還沒到晚上  
呢。」

她輕輕地笑一笑，那樣子很美的。  
航行更逐漸的平靜了，那兩個西洋人從口  
袋里取出了撲克，簡單地招呼着複雜的兩個  
但那兩個人搖搖頭，於是他們兩個走過來，到

我們這邊坐下，我不好拒絕他們，因為昨天會  
和他們賭過，並且贏了他們的。我點點頭，他  
們中的一個戴着寬邊的是倫敦最時髦式的眼  
鏡的，開始熟悉地翻着牌。  
「人太少了，」他輕輕地向同伴和我說，  
於是他提高了聲音叫道：「還有誰加入沒有，  
那位先生？」

那兩個菲律賓人過來，用笨拙的英語簡單地  
說：  
「我來。」在我旁邊坐下。  
我們四個人開始玩着，那個菲律賓人很誠  
他與高聲地用手拍着牌發出了得意聲音來。  
「一個討厭的賭。」一個西洋人輕輕地咕  
噥着。

我看牌，沒說什麼。  
「真的，不該談他贏的。」那女人寂寞地  
立起來，笑着轉到我的背後。  
菲律賓人沒有知覺。西洋人用眼睛看了她  
一下，很有禮貌地向她招呼。  
我開始謹慎我的門法了，當我抓起三張牌  
預備放棄的時候，她搖搖頭。

於是她加上了錢。  
紅胖子開始起勁地和我賭着，他沒有數目  
似地將金幣添到錢堆上，西洋人樂極了，我下  
意識地又轉過頭看着她，她的眼睛似乎說：「  
再加上，盤子。」

我又加上去，西洋人驚奇地看着。  
到第五張牌，金錢在桌面上滾着，我僅僅  
以一舉贏得了那胖子，他忿忿地向開船的人  
叫着：

「我是買順的呀！」  
四圍傳來的是嗤笑。  
「他是日本人吧？」起第二付牌的時候，  
我用眼睛問她，她茫然地望着，我又用英語說  
「我可以知道他的國家嗎？」  
「我是中國人。」她用輕微的中國話回答  
我，這聲音使我感到接近故國的喜悅。  
那個紅胖子仍拚命地下着大注，結果他總  
是輸的，於是染了牌生氣地又一個人翻着去了  
因為他贏時把錢給了侍役的緣故，此次侍役沒  
有來踢他。

「我是買順的呀！」  
四圍傳來的是嗤笑。  
「他是日本人吧？」起第二付牌的時候，  
我用眼睛問她，她茫然地望着，我又用英語說  
「我可以知道他的國家嗎？」  
「我是中國人。」她用輕微的中國話回答  
我，這聲音使我感到接近故國的喜悅。  
那個紅胖子仍拚命地下着大注，結果他總  
是輸的，於是染了牌生氣地又一個人翻着去了  
因為他贏時把錢給了侍役的緣故，此次侍役沒  
有來踢他。

補上他的缺的是她，她很穩着，因之，贏  
的時候多，輸的時候少，我們都看着她的纖細  
的手掌，但她却一句話也不說，這樣有一小時  
我們疲倦了，兩個西洋人將牌收起來又回到他  
們坐位上去。

這時我才仔細地打量她，她並不是一個笑  
人，譬如眉毛有點向上飛，鼻子過於小了一點  
而嘴角有些平扁，可是把這些集合起來，加上  
紅的嘴唇，含水的眼睛，會說話的耳朵在烏黑  
的頭髮下，又襯托得很美。  
我可以說這船房裏沒有一個人對她惡感，  
因為她是永遠地微笑着，而且嫺靜地坐在那兒  
尤其在她進來時，那窈窕的身影就在每人腦子  
里寫下了她的美麗。

我開始和她說話，但她總是點頭，搖頭，  
很少回答，我以為她在冷淡我，於是，我閉口  
不談了。可是她的眼睛又在催促我，「你說  
呀！」  
該晚餐的時候，我拿起了帽子，向她說：  
「我們到餐館去吃晚飯去吧？」  
「不，謝謝你。」她笑着：「我的胃在就

呀！」  
該晚餐的時候，我拿起了帽子，向她說：  
「我們到餐館去吃晚飯去吧？」  
「不，謝謝你。」她笑着：「我的胃在就

呀！」  
該晚餐的時候，我拿起了帽子，向她說：  
「我們到餐館去吃晚飯去吧？」  
「不，謝謝你。」她笑着：「我的胃在就

呀！」  
該晚餐的時候，我拿起了帽子，向她說：  
「我們到餐館去吃晚飯去吧？」  
「不，謝謝你。」她笑着：「我的胃在就



這時，她望着岸，聽海水的沖激聲，輕輕地敲上帽子，披上淡黃的春天的外套，向我說：「你不到岸上散步嗎？」

「好的。」我拿起了帽子，穿上衣服隨她走了出來。同船的人私竊地在我們背後不知論些什麼。

「要明天九點鐘才放輪的。」當我們的腳踏上岸的時候，她回頭對我說。

「我們可以去找一個地方去進餐。」我說。

「對。」她笑着應和着。三月南方海濱的島，長滿着催眠的彩似的綠葉，我們走着，我感到她的臂膀是溫熱的，腳步很快，在大路上我們叫了一部車子，駛到了一座樓前。

這是一座四層的樓，我們在二樓進的餐。這小島到是很雅緻的，我在餐中對她說：「可惜沒有夜遊玩的地方。」

「什麼沒有？」她笑了。望着我：「上邊有小型的舞場，有輪盤，有……」

「啊！」我驚異地快樂地叫了一聲：「你對這里很熟悉啊！」

「對了，」她平淡地笑着：「我常來的。」這真是一個詭異的女人，我想，一個中國女子，在遼遠的海外，孤身地，來往在各大埠和小島之間。而又那麼美，那麼嫵媚，那麼莊重。在舞場里，藍色的燈光亮着。

「你什麼時候離開中國的？」我問她。掏出了烟盒，取一支烟在口上，待教她總來打着了火。

「給我一支。」她伸過手。

「對不起，」她笑着在船上打趣。

「啊，那是因為我常常在船上吐的緣故。」她笑着，紅色的火花在黑暗中亮着。她慢慢地說，用一種懷鄉的情調：「有快十年了，當我僅僅十三歲的時候。」

我望着她，她的聲音和輕婉的音樂混合着。這小舞池倒像是到處抹着古典的意大利宮殿的顏色。」她靜靜地說。

「因為這里是意大利殖民地的緣故，」我說：「這些民族實際也只是用異國的美來裝飾他們的國土。」

她不語，好像想什麼。

她陷在一種回憶的氣氛里，我會說過，她是永遠微笑着的，音樂催着我們站起來，擺到舞池中去，她微笑着，脚步彷彿帶着春天的三弦琴的聲音。

「我才問你，」她輕輕和我耳語着：「你是到那裏去的。」「中國。」「中國是很好的，我常常想回去。」「為什麼不呢？」

「啊，」她嘆息着：「不自由啊！」

「像一個老朋友一樣，」回到座位上的時候，她和我面對着面，吹着煙草的小火光，向我說：「你願意暫時地和我玩上一晚上嗎？」

「啊！她投了！」

「一杯茶嗎？」

「我很樂意。」我誠懇地告訴她。

「你不是常常在大航輪里嗎？」她微笑着問我。

「不，我很少在航輪里的。」

「大概你不會想到，在悶單的行海里，會常常夾雜着像我這樣的女人，尤其是一個中國女子。」

「這倒是的確的。」更誠懇地。

「而且，」她笑着：「你一定想像着是一個有錢僑商的女兒，或者是另外人的孩子。」

「不錯。」

「你真是一個傻子，」她輕敲着我的這句話：「我要告訴你，我祇是一個人呢。」

我驚訝地望着她。

「不然，」她笑着：「有誰能隨便他的女兒，他的太太，單身來往在海島上。」

「那麼，我真愚笨，你可以告訴我嗎？」

「不。」她簡單地說。

我迷惑地望着她，她仍然微笑着，那微笑着帶着一種勝利和驕矜的顏色。

「這是我給你的一個謎語，」在舞池中，她又輕輕對我耳語：「明大大航輪將停歇在另外一個島上，我還有兩個謎語呢。」

我將頭倚到她的肩上。

昨天，在旅館里住了一夜，天明的時候，我敲着她的房間叫醒了她，她好像還很疲倦的，但當我們散步到岸邊去的時候，細靜的島，濃綠的葉子，已使她仁一變為昨天那熱氣瀰漫而愉快了。

船房邊是昨天那兩個人，他們用帶息迎我們進來，尤其那個紅胖子，刻毒地妬意地望着我。

她回答他一個微笑。我們坐下她對我說：「我想到中國去了。」我不語。

「而且決定去。」

# 暖廠

攝機於大海間的白雲被  
向西方墮落的斜陽照紅，使  
是片片的雲彩被放在平靜的  
湖面上，颯風吹散了殘存的  
一點憂鬱，是一個使人痛快  
的秋天底黃昏。

我們把一段牆壁刷好了  
之後，董平和我走進了附近  
的一間「酒缸」。出來時，

由於工作底勞累和幾盞劣質的酒精燈灼，一個  
人一身大汗，我們把衣襟解開，迎着涼爽的微  
走了一段路，胸懷裏淤積下的一點鬱鬱，完全  
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

在路旁的一棵大樹底下，我們坐下，靠著  
樹幹，預備等齊了幾位同伴，好一同回去。

「喂，」董三總想起了什麼機密事似地，  
忽然低聲對我說：「今年這一冬我也該休息休  
息了。」

我對他底這句話並沒有怎麼注意，聽了  
他繼續說下去的話，才使我為他放心：

「如果你願意，你也可以去……暖廠，  
去住暖廠呀！一個朋友答應介紹我進去，當然  
要有點優待……一夏天的苦累，冬天真該休  
息了，你當然不會不願意去……」

董平在幾年前曾和我在一起念過書，後來  
我們一同輟了學，又不得不一同來學作小工。

他對我的好意着實是可感激的，然而，我  
知道去住暖廠該是一件多麼值得爭論的事，不  
作工作而去求安逸是不願意作的。

我必需向他說明我底意見。看見他底眼睛  
裏的光彩，希望的光彩，我知道我底話對於他

將是怎樣的一個打擊——然而，我必需說出我  
底意見。

「老弟……」在我開口之先，一個聲音  
響在我底背後了。從樹後邊轉過來的是老王  
，他拍着董平底肩膀說：「還是人人知道的事  
暖廠是害人的禍窟呢。……你們可絕對去不  
得，不然，明年出來的時候……唔，進去，  
係這人就專毀在裏面了……」

我立刻就表示接受了老王底忠告。老王是  
一個當大哥的胚子，在一見面的時候，我就信  
任了他。

後來，董平又幾次背地裏向我提起這事，  
我都立刻就拒絕了他，並且為了報答他底好意  
，每次我都勸他，要相信老王底話，不要貪圖  
一時的安逸，然而每當我一勸他，他就用他底  
充滿着希望的色彩的雙眼小以為然地看我，我  
也就不再深說了。

入冬以後，他果然就辭了活，在他走後，  
我常常想到他，還替他擔憂，不過日子久了，  
這種心情也就漸漸地淡了。

當節序轉回到春天的時候，一切都在一冬  
的堅苦掙扎之後，重新活躍了起來。

——這一冬真難過，現在可好了……  
我聽到了許多這樣的話。

太陽熱了起來，我們底工作也忙碌起來。  
又是一個傍晚，那天我們正完成了一個較  
大的工作，我們替一個學校蓋成了五間作爲圖  
書館用的房子，在那裏面，將有許多青年要努  
力他們底用腦子的工作。  
我和老王正站在門口慶賀我們自己底成就

（接上頁）「那好極了，」我真實地說：  
「回到中國總會有點辦法，不致於這樣奔波  
了，因為那是我們的國家呢。」

「可是，我在中途需要停滯兩天。」

「兩天？」

「對了，我想托你一件事，可以嗎？」

「可以的，什麼事？」

「我有一件行李，很小的，請你給我帶到  
上海。」

「交結誰呢？」「我自己去拿。」我不明  
白地看著她。「你可以在旅店里等我兩天。」

「可以的。」我說。於是，我們決定了旅  
館。

中午，她和紅胖子一起下去了，我靠著窗  
會看見他們倆密地並肩地走着，並且談笑着，  
我是有點不愉快的，但她不時回頭，對我擺着  
那白嫩的小手。

黃昏到上海，我提着她的一個旅行箱。我  
真不明白這種輕便的東西，她為什麼不隨身提  
了它。

我等她兩天，夜晚，十一點鐘，有人來找  
我，是另外一個旅舍的侍役拿一張條子：

「謝謝你，箱子交給他吧。我明天又要在  
大航輪上了。」

沒有署名。我將箱子交給他。以後，我遇  
到了我的朋友X君，提到海行，提到大航輪，  
提到大航輪的名字，他說：「我曾經……」

天呀！和我遇到的完全一樣，並且他還取  
出那時寫着不大好看的字的條子。

我却沒給他說，以後在每一次海航中，我  
總悵然地想着，想着她的謎，希望再遇到她，  
可惜，我海行的機會還是少，不能遇見她。

的確，在寂寞的海行中，寂寞的大航輪上  
寫着幾句……

「比較着這體面的乞丐走到我們底階梯。」

乞丐在我們底階梯前站定，是很稀有的事情。因為我們都眼巴巴地看着他一眼。我立刻就認出來了——他是渣平。

渣平雖然瘦了，衣服雖然破爛了，精神雖然萎靡了，身仗雖然憔悴了，眼睛底希望的光彩雖然消失了，然而，由於那身量，輪廓，五官底佈置，我還是認得出來那就是渣平。

「……」他沉默着這道：「……」

「……」我們在階梯底濕潤的風裏，看着自己底工作，在夜之中感到了無限的愉快，渣平底突然來臨，他底憔悴的臉子和絕望的靜寂，使我們失掉了那愉快的心情而替牠難過起來。

「……」我們只向他問了一些無關緊要的話他自己却開始說他底遭遇了：

「……」廢廠裏，才一進去的時候，我的確認為那裏是天獄了，那有一間大房子住十幾個人，比較學校底宿舍還寬裕些，雖然沒有牀，可是厚厚的，軟軟的草蓆也比學校底舖板舒服些，煤球爐子是時常有味兒的，不過慣了也就不覺什麼了。

「……」最好吃的是餛飩子，不過後來才知道，在那種開通的生活裏，那在太陽底下拿餛飩子到是最好吃的消遣呢。

「……」每天有像做那裏的粥吃，而且我受着特別的優待，除了鹹菜之外，還可以吃到一小盤炒豆芽之類的菜。

「……」那裏住的人有叫花的，有小工，有說書的，有說相聲的，有無賴子，有野雞……每天每天，就大羣羣地在一起，拿腔作勢地，唱點小曲或是彼此下流地抓眼鬥毆，鬧急了，兩個人互

「……」這道樣了差不多有一個月，我漸漸地覺得這真不是一個好地方了。我底胸一天天地

「……」一天天地敞了，一天比一天懶了起來。至於這站起來散步都懶動……

「……」然而，說起來真是懶惰，爲了食園那一點安適，我還是住了下來。

「……」這年，我們立刻被趕了出來。我想再找他們作工……這走路都邁不開步了……

「……」他似要地說了這些話，末後的一聲嘆息裏充滿了悲憤，憤恨，絕望，憤懣……

「……」不要失望，每天多走兩圈路，鍛煉鍛煉自然不會強壯起來了。」

「……」但是我不敢給起頭來，看見他底有氣無力的樣子，我就會難過起來。

他又默默地向前走了。

「……」「好好地作活吧！」老王感觸地對我說，一個學者似地：「咱們底工作不比那一行差，咱們做完了這件活，什麼時候再路過這裏，一

「……」看，就想，「這是我做的！」——「嘿！你們底新話：「這是成績！」成績，對不對，老弟

「……」他很不熟悉地說「成績」兩個字，並且有點羞澀的樣子。我默默地記起了他底話。歸路上，又是夕陽染紅浮雲的時候了。然而，這是春天，一切都向着繁榮發展着的季節哪！

「……」看着自己底胸臆上仍然突出着的肌肉，撫摸自己底胸臆，裏面的一顆心，還熱熱地跳躍着，就暗暗地爲自己慶幸了——「聽了自己沒有走錯那一步路。」

### 文

居等發起組成之廣南公報籌備委員會，業經會商全體決定於今秋九月間在青島象山舉行公報。

「……」北文化人沈啟元，柯政和，黃道明，張鐵筆等發起組織「中國新文化建設協會」業於六月二十七日在北京飯店正式成立。

「……」該會又有「中國新文化協會」出現（儲小石，韓紹祥主持）會於六月二十三日與日方「北京文化協會」聯合邀請日新報之日本著名評論家小林秀雄氏在北京飯店舉行懇談會。

「……」各大會局組織之「中國聯合出版公司」於五月成立後，對各項工作，均略有推進。聞最近將出版「學習界」半月刊（倪文宙主編）並擬發行各項學術書籍，即付印者：有劉大白之「中詩外形律詳論」日本山田花代之「小說作法」「戲劇作法」等十餘種。至於印刷廠定教科書，十一月間亦可實行。

「……」由北京新民印書館印刷之「藝文」雜誌，創刊號決於七月初問世。內容有周作人，俞平伯，張鳴琦，張壽林，陳翰，錢稻權，傅芸子，傅惜華，尤炳圻等人作品，甚名顯，實不乏人。

「……」本報家王青芳聯絡北京，天津諸木刻者，以最近出品於六月二十六日在中央公園舉行聯合木刻展覽會，成績尚可。又王近作木刻格言扇面極多，頗具藝術雅緻之風格。

「……」南京大中華商場內野葛書屋預定七月十五日創刊「作品」純文雜誌，二十「附本創刊

### 聞

「……」

「……」

「……」

「……」

「……」

「……」

「……」

「……」

「……」

「……」

「……」

「……」

「……」

# 電 網

## 陸 拾

此刻，靜寂的夜是溜走了，遺留下來的而就是這麼一段的熱鬧。

「那一夜是他們兇，可今天就叫他們看看顏色」。洋行的司務手叉着腰，沙着鬍子，雖然是在發罵，但是語調是十分得意的。直立在馬路中心。

「當然，我們不是好惹的，早就告訴他的」。洋行車伙小喜子伸着揚手的提着手腕，吐沫四濺了觀衆的頭上。

「本來，他眼珠就沒有生，有了那三隻手就得胡偷亂竊——我們是什麼地方」。沙鬍子活能活現的起勁地說，一雙向他門前的人堆裏翻着眼。

這個賊的話題，差不多由洋行他們自己人轉開來。

可是人堆裏還是緊緊密密的擠着，全是些上環穿的穿青布色衣服的人們，他們原來是有勇氣而無事的，他們也都不去聽沙鬍子得意的講述。現在他們的臉，都生在他們那些約長約長的頸項上，恨不得把頭顱伸入到他們圍子的中心去，一直伸進那黑壓壓的里面去。

這時候，苦了那地甲老行貨子，兩隻手押在他自己的口袋裏，新也換的，舊也換的，他的足跟已經有好幾步不着地了，壓給那些工人擠弄，進一步，退二步的，終于，在一個青色圍子的孔裏鑽了出來。

地甲老行貨子喘着氣，輕輕的鬆了鬆手，就在人堆裏鑽頭去，「聽了！聽了！他說的」。

而就這樣地走了。可正那時，給沙鬍子瞥見了，他就半高的揚着手，使着他那股沙勁兒喊：「老頭兒……老頭兒」。

「怎麼樣，馬上來收拾嗎？」他追趕上了幾步。

「唔。先要去報警來……」。地甲老行貨子激勁兒的答了一聲。

「要報？要報什麼東西？死，終是觸電死了，這事我們也不須要報警的。你也许也知道，我們的老叔，就是X司令部里的「這個」，那裝電網司令部也查過記的……」。沙鬍子說着，X司令部里的「這個」，他就拿出他那個粗而且肥的大姆指來表示，官爵也是相當顯赫，而帶着一些秘密的勁兒。

「可是我的規矩……」。地甲老行貨子自負地吐了半句。那半句話，沙鬍子就明白的：「出了弊流由我」。他把手輕輕地抽了二抽自己的胸際，語調是負責而流利的，一切都黑着得意樣子，從他無意之中，完全流露了出來。

地甲老行貨子無表示的，就於此刻走去了。小喜子跟不知那副講得頭頭是道，「這個那個，自然當然」的好付神氣，粗直的聲音傳震了許多人的耳鼓。「那自然的，我們也猜透的——他們那有白白換一頓呢？」「但是，還是這老子的手，他辦的，那夜我也吃他的鐵尺子……」。沙鬍子湊了下來，「可也給我使着好……」。水衣右手上到地上。「呵！」

說八十頁，售中儲券五元，由田野主編，屆時將與「古黃河」月刊交換推銷。又黃軍主編「筆陣」定八月一日問世。夏慈主編之「文編」半月刊，已於六月二十日出版，由該書局總經售。

▽「中國文藝」七月號決加強陣容，計刊出小說六七篇，特約梁稻，梅娘，蕭艾，吳樓等撰稿，並刊曹原之「前夜」尤以二水之「沙嶺下」技巧新奇。芒艾之「搬道夫」故事慘慘，不忍卒讀。

▽華北作家協會決定在暑期舉辦學術演講會。更在各雜誌報紙分辦學術講座。如在新進月刊辦文化問題講座，中國文藝與文藝問題講座等。

▽華北作家月報自第六期大加革新，改爲二十四開本六十七頁，以一半篇幅刊文藝作品，多爲滿洲籍者執筆，並公開發賣，定價一元，第六期業於六月二十日出版。

▽民衆報第二次徵求民衆文藝兩萬字短稿小說，選審結果計錄取諸如：「魁梧的婦人」。曹原：「潮」。純如：「花樹之影」。沙汶：「王家」。蘇密：「在黑暗裏」。宋長：「逃離的希冀」。田星：「流浪之歌」。榮濤：「大山」。桑新：「鸞巢換鳳」。佐卿：「塵行」等十篇，現已開始發表。又該報之「藝文界」現改爲「文學界」。

▽北京藝術與生活社爲賑濟災黎於五月三十日公演「花叢淚」「兒女風雲」兩劇，成績尚好。又中國劇藝社於六月五日在真光影院演「怒風吧！中國」，演員多係「滿映」舊人。此外中劇，新中國，四一，北劇，新華五劇社

小喜子笑了！「這狗雜種這個沒死」，他把手背拭去了口邊的白沫。「那一夜由你打得也有味了」。「真有味」。沙囑子也笑着，笑里帶有些得意，寶弄。

賊的故事，終於被惹起來了。

那門前堆的人們，差不多也漸漸的散開了，好像一點水滴在蠅蟻羣中，馬路上頓時亂七八糟的起了騷動。

人們大都圍上小喜子沙囑子來聽了，雖然也有幾個向二樓藥水台上去看，找尋那殺死賊的兇手。

二樓門面上，有一個洋鐵的藥水台，洋行的寫字間門口，藥水台的上面，窗口早經繫着子來根細的鐵絲，一根已經脫了一頭，倒掛在藥水台外邊的牆上，就在洋行大門口，牆底下，還有一個人影站定着，而且大家也有些怕驚嚇，好像電流離散在放逐，而會脫離鐵絲的本身，一直可能轉到那指的地上。

「……」小喜子說得變變的，把他那雙黑油油的眼睛向二樓藥水台那里，望了一眼，觀察的嚴密也就隨了小喜子的目光，一古腦兒轉了起來。小喜子又伸起雙指「就是這個！」肯定的熱騰騰。觀察的注意力於是完全集中了「這……」即大家不禁發起了一點寒慄，從他們的背脊上升起來，直刺到臉上，都有些失色了。

「……」小喜子說得變變的，把他那雙黑油油的眼睛向二樓藥水台那里，望了一眼，觀察的嚴密也就隨了小喜子的目光，一古腦兒轉了起來。小喜子又伸起雙指「就是這個！」肯定的熱騰騰。觀察的注意力於是完全集中了「這……」即大家不禁發起了一點寒慄，從他們的背脊上升起來，直刺到臉上，都有些失色了。

「……」小喜子說得變變的，把他那雙黑油油的眼睛向二樓藥水台那里，望了一眼，觀察的嚴密也就隨了小喜子的目光，一古腦兒轉了起來。小喜子又伸起雙指「就是這個！」肯定的熱騰騰。觀察的注意力於是完全集中了「這……」即大家不禁發起了一點寒慄，從他們的背脊上升起來，直刺到臉上，都有些失色了。

上還在望，有的收斂起了眼皮看沙囑子和小喜子。看了一回兒，一羣穿青衣裝的差不多全都去了。

這時候，馬路上的店完全閉門了。而且每家都走出來幾個職員，這些職員，都還是蓬鬆着頭髮，惶惶的眼，帶着驚異的目光走得來，於是，洋行門前重新又熱鬧起來。

一會兒，緊緊密密的人圍，比剛才來得還更結實，圍子又分成了二個，一個的圍心是屍身，一個是沙囑子，就在屍身離開止不過三公尺遠的馬路上。

沙囑子巴巴結結重復又在講着「那一夜」打賊的故事，一聲招呼着附近來觀看的眾人，小喜子的面頰上也是露着快樂，高興的樣子，今天好比他們幹着喜事一樣的，覺得如此的慶幸。

小喜子忽然擠出圍子去，把鐵門拉開。那是八點鐘時候，本來想不到營業的時間上，可是今天洋行的職員，都為這個賊而特別，兩個洋行職員立在門前望着很多的觀衆，樣子很嚴肅而時時常常笑名的笑起來，不留神而向那屍身圍子里望了一眼：「活該」。二個就與口同聲的罵了而又笑着。

他們無從笑而分開，小喜子拖出了一輛包車來，小喜子特別起勁的，那車子跟着他的手，也似在劇烈的。

洋行定於今天可更不尋常了，這處老早簡直是圍得水泄不通，他踏上了包車，車輪就發聲地飛奔，那包車在車子上也似乎非常的主觀，樣子也很緊急。

更聯合公演「雷雨」好角雲集，成績空前。  
▽陸白人在藝術與生活社出版「鐵馬」詩集韻味別具風格。又曹妍之中篇「良田」，已在該社出版，以描寫農村見勝。曹原之中篇「綫上」及王羅之「長命百歲」戲劇集亦於七月間出版。

▽藝術與生活社六月廿日遷至「北京西四南大街三十號」新址。

▽北京時報文藝版，因常務發行人由山接編。及每星期六之「詩刊」副頁，為海濱所編。

▽北京「國際新聞」之文藝版自七月號起，由張曉（歐陽東明）接編，內容將大加充實。

▽「藝術與生活」第三月號為詩特刊，內容頗為精采。

▽國民雜誌舉行第二次十萬字小說大徵文，內容似描寫中國民衆目前真實生活，正選千元，副選五百元，九月底截止收稿。附天津作家田秀峯將獲優。

▽無病呻吟之詩人黃茶（許可）已由北京去滬攝影，「孝子賢孫」中之「孝子」即他所飾。

▽天津記者協會近曾向關係當局請求配給各社記者食糧，藉而工作不受生活壓迫。

▽天津「每月科學」雜誌，近與「文化園」接洽外稿。

▽濟南大風月刊主編張亞生於六月一日與王琳女士結婚。

▽濟南「中國青年」月刊編輯楊錫甲（天燕）作獨幕劇「鬼」，暴露黑暗社會之病態，由中國青年社協力演出，成績甚佳。此劇本

沙嘴子看老瘦人堆中插去了，他又放開了他的沙嘴子。沙嘴子，那夜不是驚沙嘴子，我與那狗雜種成調的打了一架。沙嘴子那時有幾十個在門口等著，他們都有尺子，尺子，我不就是吃他尺子嗎？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沙嘴子那時有幾十個在門口等著，他們都有尺子，尺子，我不就是吃他尺子嗎？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沙嘴子那時有幾十個在門口等著，他們都有尺子，尺子，我不就是吃他尺子嗎？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

「那當然，我曉得這法門」。沙嘴子急其地動了，他托火燒了煤油，他與那狗雜種就下手。於是乎，他圍手下的火愈來愈多，路過的行人，也都被引誘結集上來，攔得結結實實的，圍圍的幾個，用足了抵抗力，阻止後面的推，後面的就推，推圍手下的火愈來愈多，但是他們都不發一聲，要聽沙嘴子的講。

「這時候，我」落起身，就輕提腳跟的走到二樓上去。他半斜起了他的背，指示着二樓那地方：「我想打開寫字間的長窗，去看他那門」的動靜，可那知長窗剛開，就是一尺由窗口穿進來。他的手當了一柄斧或是一根鐵尺子，從頭頂那里急落的劈下來，他的聲音在這里更其沙沙的了，似乎有些顫抖。親來繞着他，聽得正甜味的，都半拉開了

口。可這這見大家都驚慌的眨大了眼，青天埋起了一個驚慌的，有些突然的害怕。

沙嘴子那時有幾十個在門口等著，他們都有尺子，尺子，我不就是吃他尺子嗎？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沙嘴子那時有幾十個在門口等著，他們都有尺子，尺子，我不就是吃他尺子嗎？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沙嘴子那時有幾十個在門口等著，他們都有尺子，尺子，我不就是吃他尺子嗎？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

沙嘴子那時有幾十個在門口等著，他們都有尺子，尺子，我不就是吃他尺子嗎？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沙嘴子那時有幾十個在門口等著，他們都有尺子，尺子，我不就是吃他尺子嗎？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沙嘴子那時有幾十個在門口等著，他們都有尺子，尺子，我不就是吃他尺子嗎？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

沙嘴子那時有幾十個在門口等著，他們都有尺子，尺子，我不就是吃他尺子嗎？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沙嘴子那時有幾十個在門口等著，他們都有尺子，尺子，我不就是吃他尺子嗎？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沙嘴子那時有幾十個在門口等著，他們都有尺子，尺子，我不就是吃他尺子嗎？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他看我就去。

次刊「中國青年」第三期，另刊荷山之一，據抄一匪夢之夜半的時候，七夜該社將在青島設分社。

蘇雅文國協會組織草案雖已擬就，但成立無期。

蘇州師範學校學生數人發起出版「中流」學生文藝月刊，為三十二開本十六頁，每份二角五分，八月十五日問世。

徐州白鶴劇團，因主持大薛慶湖君北遊等戲，未待演出，工作熱度即漸冷卻。虹雲劇團亦不消。蘇雅新劇團及淮北劇團却在蘇北演員陣容中。

作家陶晶孫已就中央大學醫學院教授，兼授文學音樂。

蘇北政局改組，服務泰州坎道月刊社之東野平，田野均已解職回南京。路易士亦告失業。家香樹揚州，獨身到滬謀職。東野平即將北上過徐時探訪古黃河社同人然後返鄉小居。

懷德人胡慶（三）等錄藏心齋與吳鳴生特出版「人間」散文月刊落得「虎頭蛇尾」結局。近因經濟，戀愛問題竟於六月八日晚在揚州絲橋旅館安眠藥片自殺。幸遇救未死。

滬中華月報期於七月初復刊。中華週刊已出滿五十期，現予停刊撰稿人均移向月刊。

申報年鑑由本年起或將復刊，主編者楊揚光啟。

滬反英美協會現出版「自由評論」半月刊偏重國際政論。

名醫衛家劉海棠已由吧城返滬，從事個人研究工作。

翻譯界巨擘伍光建氏業於六月以心臟病在

古到最後二句近手了太息。

只要一脫勁兒，就這樣觀察的注意力也便鬆弛許多，閑于里起了一個騷動。

「所以，我們預算那些狗雜種決不肯就此算了的……」。他的聲音，也被圍子鬆開來的聲打成了一片，沒再有幾個人可能聽清楚了。

馬路上散滿了一堆人，熱鬧得有些囉呢了。『老頭兒！怎麼樣了？』沙彌子拍着地甲老行貨子的肩膀，地甲老行貨子而就是這慶有氣無力的回答：「來了。來驗了」。

他們剛才一搭話，觀衆立即又擁圍上去。『快！快！還要驗，人家……』沙彌子焦急地分開觀衆。地甲老行貨子後面跟的就是「腫」里檢驗官，在「人的衙堂」里擠，觀衆立刻把「人的衙堂」堵滿，轟動地一古腦兒集中在屍的周圍。

地甲老行貨子揭開了那蓋席堆上的蓋席。蹲下身去，把那屍身上的一隻黑掛褲解開：「身上遍身青紫，沒有傷痕，也沒有刀痕，僅腿

上擦碎一層苦皮……」慢悠悠而顫抖的聲味在靜的場合里清晰地報告，那驗官一壁看，一壁記錄起來。

「舌尖碰到舌根的」。驚異的有力地喊起來：「怎麼舌兒捲的？」

「是的。」檢驗官馬上毫不驚怪地說：「屍體而死，就是舌兒捲了才悶死的」。

還沒有驗完，小喜子的車子，咖啡玲瓏的衝進了人羣里回來了。老板的面孔，相當的嚴肅，而輝威，「下車，把黑炯炯的眼向人堆里

輪了一轉，帶着對厭的鼻動，不知是吩咐那一個：「算了！算了！」其實他是向「驗」官而

言：「我官廳都報過了」。

「死了個把小偷兒，也要擺起架子」。老板向着洋行里走，但是到了門限里又翻過身子來，在人堆里望了一眼，向着他剛帶來的二個

兵士揮一揮手：「扛吧！扛吧……」。沙彌子就起勁的，幫着忙。他一口兒抗過來，把這口薄蓋的洋松棺木從黑包車上。二個

「腫」里的驗官，真的算了的也就馬虎算「驗記」了。就在黃包車背後走了。地甲老行貨子把屍首上的黑掛褲卸下來，替他們裝進去。

兩個兵，抬起了這口賊的屍骨而擺的走了。人們就讓出一條路，地甲老行貨子左胳膊上掛着這件黑掛褲，跟隨着他們後面，垂着頭，自己在咕嚕着：「他媽這交易，真正是枯

交易」。有的人送着棺材而去，有的抱着可憐的心回家去了，有的認爲痛快而有味而留戀着，有的憤憤然而恨視那十來根根絲……。

沙彌子小喜子站在馬路上講着他老板的魔力而得意微笑着，他們不知不覺也再望了那「電網」。

風，正越過地面吹着，那殘壞的十來根根絲，正浴在金色的陽光中，標標地貼着頭，顯然是得意，諷刺的樣子。

「要修理，我來修理」。兩個職員在二樓寫字間門口討論着。

沙彌子走去湊和地說：「應該修理，這用的東西，應該存在着」。

此刻馬路上，是安恬如常了。

遺囑逝世。

▽蘇州申報副刊編者李尚愈因生活窮苦，竟於六月二十四日在滬怡和醫院跳樓自殺而死。

▽蘇州將有私人經營之「創作半月刊」出現。四開一張，王予主編，預定七月十日出版。

▽蘇州詩論家沈遠時（名禮，筆名剛克，車間，樂文，秋山，紅樹等）肺病不治，六月二十一日逝於崑山南角直鎮原籍。

▽「文藝週報」第四期「新詩特輯」已出版，刊有徐州籍夏穆天，丁一，錢舜元之作品。第六期將出「鄉土文學特輯」。

▽華中文場出版漸形活躍，傅漢持平將主編「再造」純文藝月刊。馮穎蒼生（前人言週刊主編）將發行「人生」雜誌。葉靈風在導主持「大眾週刊」亦即問世。

▽張家口之黃土滾編第一集散文爲效繁興之「小竹籃子」。蒙靈新報文藝版「商工月刊」

「農牧月刊」等，均有大量新人文藝作品。

▽滿洲麒麟月刊之大家小說徵文結果正選兩篇——陳振楚：「李半仙」。秋介：「長白野人記」。副選四篇——公羊策：「配偶」。唐

彩夢：「海」。楊天風：「第五列隊覆滅記」。王一：「愛的差誤」。

▽滿洲「大同報」現已改名「康德新聞」。

▽日本讀賣新聞社之「新國民」雜誌，現已停刊。改於五月二十五日發行戰時國民綜合性雜誌「讀賣月刊」。

▽徐州日人笠井一男君發行之「大黃河」日文雜誌，自本年二月號（第六期）擱淺至五月號始出第七期（三），四月號無形休刊。聞第八期起，縮小版本，改十六開爲二十四開，封面銅版亦取消，零售八角，仍由北京武德報社承印。（道生）

# 黑店

馬門

河水漲滿了兩岸。岸邊的沙灘全淹沒了，雙脚踏著沙岸的時候，腳下的沙泥就會滲出水來。

濁黃色的河浪滾着，對岸的天和水都接成一片。沒有從黃渡河的船篷沙岸上也沒有一個人。這我才相信了那做鋪裏的老頭子底話。但是我底心却鬱悶了起來，彷彿彼岸的家鄉更讓我懷念與眷戀了，而母親兩鬢的白髮，使我不能忍耐到水退的時候。

我挑了担子又回到楊鎮，滿懷的不高興，又走到剛才歇脚的那個飯鋪。那個老頭子聽見我又回來，得意地向我問着：

「沒睡吧！可不是睡不去！年青人也不必忙着回家呀！」他說到最後，還向我做了一個奇怪的笑。

我沒有回答，望着他那滿臉皺紋，赤紅的臉，心里發火，我看看那臉有說不出的討厭。

他見我滿臉不高興，又沒有理他，也就住了口，我一個人站在那望着擔子上的那些傢伙，兩三把破雨傘的招牌，一個破爛的風雨帽，都使我特別恨，我想到母親，想到妹妹，心里有說不出的難受。

「喂！想甚麼？也再過六七天水險送了就有船了，在這鎮上住兩天就行了！」老頭子看着我發怔，又走上來跟我說。

「啊！」我也想不出好辦法來，只好說：「好！這里有客店嗎？」

「這不是！」老頭子聽着我問服了他，心里很高興，順手指給對面三家對門的一家客店。

倒是很乾淨的房子。泥牆上貼着紅紙寫的招牌，「楊鎮黑家店」，因為日子久了，紅紙已讓風雨化成了淡白色。

「價錢怎麼樣？」我問那老頭子。

「不太貴，一天一夜才五毛錢，你在我這吃飯，一天也不過用兩塊錢！」

「好吧！」我無奈奈何搖了搖頭，心里很空虛地挑起我底挑子，斜着過路。

店裏坐着一個四十多歲的人，好像是管帳先生。人還很斯氣，聽見

我進了店門，就站了起來。

「住店，先生？」他笑着問我，張嘴就露出了缺了兩枚門齒的豁口。我看他這樣客氣地對我，剛才滿腹的愁煩都消失了，我也很客氣地

「笑，問他：『還有空屋子嗎？』」

「有！你跟我來看吧！」說着，他就從櫃檯裏面走出來，領我進了院子，找了一間向南的屋子，他推開門讓我進去，隨着他才進來了。

房子非常高大，大概已經有很多年了，屋子裏的光線顯着黯淡，小窗戶透進來不多的亮光。靠牆鋪了一張床，被褥學的異常零亂，近床又

是一張桌子，一盞燈，一把赤色的土製茶壺，以外就沒有別的了。

「這間行吧？」管帳的問我。

「行！行！」我回答他，實際上我說不出甚麼不好來：「一天多少錢？」

「五毛，」他跟飯鋪裏的老頭說的一樣：「沒有錢也得睡你件什哈哈！」

他說完了就走了出去，我也跟出去，把我底挑子担進來。過了不一會，他又走了進來，一隻土盆子端了一盆清水，放在桌子上。

「你先生錢要太多的話，寄到櫃上，免得出了差錯！」我正洗臉的時候，他向我說。

我本想把身上的幾千塊錢，放在櫃上，不過想了一會，又把那意見打消了，我開玩笑地說：

「放心就是囉：我要是細得挑着東西，就不了你了！」

「見外見外，沒有錢只管住就是了。哈哈！你先生多心了！」他說着，笑着走了。

我因為走了長途的路，又加上沒有得過河的煩惱，精神顯得非常疲倦，洗完了臉，我就躺在床上睡去。等到醒來的時候，外面的太陽已經落了，我感着一點冷，下了床很沉重地到小飯鋪去，打算吃一點東西。

「睡醒了！」飯鋪的老頭子很高興地招呼我。

「嗯！」我用鼻子回答着。揀了一條近菜油燈的長檯坐下。懶懶地

不知道什麼東西。

「住那間屋？」他問我。



「靠西頭的那間空屋！」

「不害怕嗎？」他低低地問我。

「害怕？」我很奇怪地問他，「不害怕！」

他笑了笑走開了，不多久他給我端了一盤煮熟的魚，和一碗熱湯，盤中黑硬的飯則夾雜着，我也感到餓了，他忙地吃起飯來，他卻坐在我底身邊。

魚是鹹菜的時候弄壞了，有一點發苦，可是還很鮮美，不知爲甚麼，這晚上我覺得一切東西都很好，使我底心裏愉快。

「娶了媳婦沒有？」老頭子問我。

「沒有！」

「沒有？我不信！」他搖了搖頭：「怎麼媳婦會這樣忙回家？」

「是沒有啊！我快什麼？」

「哈！哈……」老頭子愉快地笑了，笑完又對我說：「到時候了，該弄一個了。」

我沒有理他，照舊吃我底東西。

等我吃完了飯，天已經黑透了，我轉過頭，看見我底屋子的屋子，已經點上了燈，那個管燈的先生，正躺在我的床上，聽見我進來，很快地跳下了床。

「回來啦？」他這樣問我：「還要水不要，茅廁就在隔壁拐角！」他說完了走了出去。

我因爲剛才覺得食物很香，吃多了一點，肚子有飽在發脹。我坐在床沿上，望着繡着的大燈花，想着不要天太黑了我就回家，見着母親，妹妹和英姑，那老頭子問我娶媳婦的話，也在我底心中跳動，我高興地跳下床來，預備收拾收拾就睡覺。

但我却發現被褥都有了異樣，曾經過人底被褥又發熱了似的，我想這除掉是剛才才走出去的帳房先生外，不會再有別人。可是我想不出到底他剛才在我底屋子用過了些甚麼，又爲了甚麼動了我底被褥。

我又坐在床沿上，望着高大的屋子，這屋子裏，像黑夜的鬼火一樣，牆上我自己底影子，在微弱的燈光下，我漸漸害怕了起來。我才聽見這屋子裏過人的陰沉，像一座墳墓一樣，會想這千萬人似的。我記起剛才老頭子問我底話，這才覺出這中間一定有一點奇怪，但要是這

屋子裏有過鬼怪的故事，那老頭子也不至於想叫我受害，看一看鬼怪人的悲劇。可是到底爲了甚麼呢？我用力地想着，忽然門外牆上貼着的紙招牌，「楊錦源家」像電一樣觸着我底腦子，我想我已經偷到財

人說過「黑店」這種地方了，進店的時候，管賬的曾問我有沒有錢，他又偷偷地到我底床上來摸索，那老頭子古怪的問話，我想我底心裏，必

悲傷地絕望了，我想，我底命已活不過明天，更不能再回到家鄉，母親底臉，妹妹底臉，英姑底臉，我也不會再見着了，也再不能看見英姑娘底雙手，這時候我底淚流了下來，吹熄了燈，蒙上頭去等我底命運。

誰知我竟然睡着了，等我再睜開眼的時候，怕已是到了很深的夜，我底心還不安地跳着，但我底胆却大了許多。我想萬一能過了今夜，明天我就逃出去，要不就是他們來害我的話，我一定跟他們死命地拚。

這時候下弦的月亮光，從小窗子爬進來，屋子裏已不復先時的陰沉，反倒柔和了許多，我又愉快地想起來，我想起母親不發愁的笑容，妹妹做嬌時可愛的嘴臉，英姑又安靜又好看的身材，尤其是在月光下閉了眼睛的臉子，我想着，想着，一直到月亮從小窗子挪去不少的時候才疲倦的入睡。

就在我醒來的時候，我突然被一種慘切的叫聲驚醒。我睜眼跳起來，這聲音從小窗子透進來就格外清晰了。這不大像一個人底聲音，我也聽不出來是一種甚麼活物底聲音，只是異常的慘切和可怕，我不由的又把先前所想到的一切又想了起來，但我底胆竟大多了，很奇怪的也居然在這喊聲中漸漸睡去。

第二天我醒來的時候，天已經很晚了，賬房先生聽見我起來，就把洗臉水送了進來，我很想問他昨晚叫喊的聲音，又怕他有所驚忌也就默然了。

洗完了臉，我走出去在小鎮上繞了一圈，到中午的時候，我才到那老頭子底小飯舖去。他看見我來了，歡比甚麼都高興，趕快就把吃的拿

了出來。

「昨晚上睡的好吧？」他都是很奇怪地問我這樣的題目，我記得也好像有兩三回了。

「好！」我回答他，不過我却很好細地注意他底臉，想看出一點甚麼來，意外地他却很平靜，我才說：

「昨天半夜裏，有一個怪聲的叫喚。……」  
 「那個！——我看他底眼晴像鬼似的一閃：『那是店裏底姑娘叫喚的，進招了鬼！』」

「鬼！」我底心不由地緊了起來：「那鬼沒法？」

「鬼你怎麼說？老板娘天天送香求神，說起老板娘可真賢慧，我從沒見過這好的呢，那接給前房底女兒操心，可真是個好人。」

「坐在那櫃台裏面的就是老板吧！」

「不！老板底小夥子！」

我像似對這奇怪的事情倦了，默然地沒有開聲，一直吃完了飯走出來，回客店去。

回到客店，剛進了院子，我就看見一張桌子擺在院子中央。桌子上擺滿了祭物，香爐裏的香煙，緩緩地向天空飄，桌子前還有一堆燒燬的紙灰，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在新婚着印頭。

女人雖然才四十歲，青春底殘迹却還留在身上，臉上很慈愛，沒有一絲凶險，跪拜的時候，眼淚甚至要從眼眶裏滴出來。

她叩完了頭，讓房先生就把小姑娘從後院子領出來。小姑娘底臉色

黃的可怕，肢體也異常瘦弱，像不能在大風里多站一剎，兩隻眼裏沒有一絲光，誰也不能看出這是一箇十五六歲，已經過了青春期的姑娘。

她也在桌前很誠心地叩拜，可憐的像一隻小雞，拜過了，她底繼母也就俯地又回後院子去。

下午，我在河岸上站了一會，看一看河水有沒有落退，很愉快地回來，因為據我底推測，再過三四日，就會能有船渡河。

這晚上我特別早就睡了，又當半夜的時候，我又從夢中醒來，窗外的月光也像昨夜那樣美好，但過了不久那怪聲的叫喚又響了起來。這時候，我象把白日間的事想了起來，那小姑娘可憐的面容，特別清晰地在我底幻覺里，同時，我也幻想着那鬼魅底黑影，在她底近邊做着可怕的笑容，我想到這里，心惶惶地跳了起來。我趕快地蒙上頭睡去。

但我忽然又想起家鄉里的妹妹和英姑娘，我懷疑着也有同樣的命運臨到她們，也許她底靈正在與可怕的鬼魅拚命，我不安地坐了起來，那怪聲的叫喚更特別地清楚，使我漸漸地疑感是妹妹和英姑娘底聲音。

我不安地下了床，在小屋子裏苦痛地聽着。這時怪聲的叫喚三三兩兩

地，成了連續的嘶喊，倒比前更親切了。我從未見過鬼魅之類的事物，更不會受過他底害，因此我總是想跑到後面去，看看那可怕的小姑娘，但我也怕鬼魅底魔力，我就這樣地苦悶着。

我不安地睡在地上，讓同情與自私交戰，我想着，爲着家鄉里的妹妹與英姑人，我應該冒險危險，去看看那小姑娘在怎樣受着鬼魅底傷害，然而我終於爲着自私而中止，最後又疲倦地回到床上睡去。

但我不久又從夢中醒來。我夢見，在一座大森林裏，英姑娘被一個可怕的鬼抓住，正在拚命地掙扎，我被網在一株樹上，這網可憐的英姑娘叫喊，又不多久，她終於掙開了鬼底手，向森林底盡頭跑去。盡上的矮樹叢，時常絆倒她，她底臉上已沾滿了泥和血，最後她跑出了森林，跳進了湖裏，很久很久，一具女屍浮上來，我注意地看着她，她已經變成我底妹妹。就在這悲慘的時候，我從夢中醒來。

窗外的月亮異常暗淡，因爲它就要落去，那苦痛的叫喊也已停止我底良心在苛責我，我覺得我已幫助那鬼魅來殺害那可憐的小姑娘，同時另一個可怕的幻覺，像有人告訴我，不久這同樣的命運就會臨到英姑娘和我底妹妹身上。

我睜着雙眼，想不出可走的路。窗戶漸漸地發白，天已經亮了，我才又朦朧地睡去，等我再醒的時候，窗戶已透過來太陽光。我覺得我是從一個惡魔的世界逃出來。於是我疲乏地起了床，不多久那帳房先生又把洗臉水送來，我很想問他夜裏的情況，又怕他有忌會，終於沒有開口。河水依舊和昨天前一樣，怕一時還不能渡河，但我不願再住在那客店里，下午我再去飯舖吃飯的時候，我問一問那好說話的老頭子。

「鎮上沒有別的客棧了嗎？」我問他。

「有」，他望着我：「你想搬？」

「嘿！」我羞澀地承認。

「你怕了？」他高興地笑起來。

「沒有！」我不高興地，冷硬地說：「我不忍心聽老板小姑娘底叫喚！」

「這樣，你可以去救她，跟鬼幹一下子！」想不到這老頭子，有着比青年更充足的勇氣。

我走出門外，我底心裏，

「我還有這本事！」

說完，我就低下了頭，很快地吃完了飯，想再不去問別的事，由我自己找一家客店，預備明天搬出去。

但這夜，我又從頭似昨夜的夢中醒了。窗外月亮淡淡地貼在窗上，又到了那可怕不安寧的時候。窗外響慘的叫聲，使我不忍忍受，內心里痛苦的魔影，隨著我底心發疼。我已經沒有了懼怕。想那響慘了我歸路的河水，使我住在這意外的店裏，遇到這不如意的事，彷彿我底命在跟我玩笑，我不由地憤怒了起來。

我從床上坐起來，聽着那不能形容的聲音。老頭子底話，像閃電一樣在我底腦子裏一閃，我底心就開始搖擺，我不知道老頭子底話是由於正確，還是錯誤，但最後我發瘋似的跳下了床，跑出了屋子。

院子裏慘淡的月光，使夜格外地涼了。我跑出門就向西，又很快地向右轉了一個彎，想進到二院看一個究竟，然而二院底門，已經緊緊地關上，鎖住了我底去路，我到這時才茫然驚醒，彷彿做錯了一件事情似的在徘徊起來。

我摸着門邊的石槽，又在躊躇着。自私與憐憫又在我底心里交戰。可憐的孩子，妹妹，英姑娘，鬼，順序地在我底心中抖擻，我不知到底要如何安排，甚至我底淚要因為躊躇努力出我底眼眶。

可是最後我橫了心，決定了死也不再受那癢不決的苦痛，很快地藉着石槽，跳過了二院牆，但是我底心也突然緊了。我躲在屋背後的黑影子，向慘叫的屋子挪步。地裏很滑，很久我才到那屋子窗下，那裏的鬼魔我已經逼近的時候，我底心像要從我底口中跳出來。我抖着聲，向窗戶伸去，屋子裏因為沒有點燈，我看不見甚麼，一直過了一會，我才從月光底反映中，看見屋子中央，站立兩個像鬼可怕的黑影，在相當地招手，床上就是那個可憐的女孩子，在沒命地號叫。我半屈身在窗外看着可怕的黑影子，聽着那孩子乞憐的叫聲，也聽着我自己底心跳，剛才在二門外的勇氣，我完全失去了。

沒有多久兩條鬼又繞了女孩子底命，走了出來。我匆忙地又躲進黑影裏去，看着兩條鬼走出屋門，相似說了一句話就分開了，一條向內院走去，另一個却向着前院。我這時候，爲了未曾遇過的希奇的衝動，反倒減少了懼怕。我輕輕地跟在牠底後面，到了二門他也和我一樣拔去了

門門，才慢慢地走出去，一溜奔向大門，進了這道就不見了。可憐的久，房房先生底屋裏突然亮了燈，我很快地走過去，從窗底破處向裏偷看，怕不幸的事也臨到那個人，但屋子內的燈光里，房房先生正疲倦地脫衣服頭腦睡覺，這時我週身的毛髮都站了起來，一瞬間，那一切可怕的鬼怪我全然明白，我也疲倦地想回屋去。

我躺在床上，很可以安心地睡了，但我還是不能。這兩三天我發病在苦悶思慮做了一個惡夢，只不過是兩個人底危險，當我去找這秘密的時候，沒想到內容會這樣空濶，我躺在床上，心里不再意外地感觸，平靜地像一潭水。

很快地我只一睜眼天就亮了。我昏昏沉沉的又睡了很久，一直到晌午才醒了。房房把水端了進來，我這回不由地仔細看他。瘦臉上充滿了奸詐，缺了兩顆門牙的嘴，像吃過多少人似的，我不能忍耐地問他：

「夜裏誰叫的？」

「啊！那個，我底外甥女！招了鬼。」他居然很平靜地說，沒有一絲可以察覺的。

「鬼？我不信！」我有氣地：「只怕是人裝了鬼！」

這一回他不再做聲。瘦臉立刻紅了，沒多久又變成黃色。我很高興一下刺到了他底心病，總算報復這兩日我底痛苦與擔心，我愉快地笑出來，他沒有抵抗，低着頭很快地出去。

一整天我在小鎮上愉快地胡跑着，沒有撒的心思，連想回家的念頭也忘了。直到晚上，我買了一根洗衣服用的短木棒，又跑到那老頭子那裏喝了很多酒，才醉眼朦朧的回去。

天還不十分黑。房房和老板娘子坐在櫃檯後，聽見我進來了，房房即刻用手肘搗了她一下。老板娘子兩隻老眼，閃閃地向我打量。我因爲喝了酒，又抓住了他們底短處，也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嚇她地進了鬼屋。

放下了手中的短棒，我忽的覺出老板娘子兩隻老眼是向我挑戰，我到底是醉了，一反平日的溫和，高聲的罵了起來：

「他媽的！看甚麼！裝貓變狗的我可不怕！混賬東西！」外面却沒有聲，我罵了一會，還預備夜晚接戰，就忙忙地睡了。

誰知道夜裏我醒來，窗外竟會那樣的寂靜，靜得使我懷疑我在做夢

但我仔細摸一摸四週，很明顯地讓我感到我不是在夢中。我微欠起身子來，諦聽了一會，却終沒有往常的怪叫，我漸漸地明白了，這兩個人知道自己底秘密已露人發現，是已停了他們底辣手。我記起昨天酒醉後自己愉快地叫罵，一定刺了他們底心，將不知要怎樣來對付我，我不由地後悔自己底多事和粗暴。

另一方面，我雖然救了這個女孩子免了痛苦，可是却結了兩個仇人，使他們恨我終生，並且我不能久住在這里，我走了以後，那更壞的待遇，仍要臨到頭，我這實在是在痛恨我底多事。

我這樣又不安地睡去。不知多久我被一個人推醒了，睜開眼時，就是那對賬房站在我底床前，瘦臉上竭力地裝着和善。我吃了一驚，很不安地問他：

「甚麼事？」

「天不早了，你也該起了。」

我很奇怪他道不相干的舉動，心里很不安地坐起來穿衣服，他却急忙地出去。等我下了床，那照例的洗臉水也送了來，我到底不知他有何底用意，只好敷衍地洗着臉。

「老弟！」他開了口：「你是那里人？」

「對河那邊的黃莊，過了河有五十里路。」

「真巧！」他大驚小怪地：「我也是那莊的人，我祖也是那莊的人，唯可都是老鄉。」

「噢！噢！那真好！」我明知他底話是假的，可不再像昨日那樣給惡心地揭穿了。

「老弟！快洗臉，咱哥倆上館子交交。」

我知道他是在拚命地巴結我，還可並不叫我舒服，我又不能再拒絕他，最終到底叫他拉到街上去了。

在一個全館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大的飯館子來，他叫了很多菜，我却一口飯也吞不下去。不知為何，我底心像塞滿了泥沙似的，在發着沉悶的響聲。他還過意地「的」着，高興地叫我吃茶嚼酒，說了許多甜膩的話。不知不覺他底嘴的大開了，我也弄的很厭惡，那句惡毒在心裏的話，又翻了上來。

「你外甥女到底怎麼回事？」「那個。……」

他底眼光突然沉重了起來，呆呆地凝視着酒杯，不多多兩行淚就從眼裏流了下來。

「我喪了良心，我喪了良心！」他喃喃地說：「我底良心沒有一天不問我，我可沒法子先生！」

「她那是我底姐姐，我底姐姐是老板底前房，死了有十二三年了，接着我姐夫了這個妖精，算他姓黑的一家都倒運，我也跟着沾光。」

「誰也想不到，這妖精過了門十二三年，連一個老鼠也沒養，整天地裝做好人，對我底外甥女比親的還疼，對我也像親姊妹一樣，我可早看出她不是好東西。十一二年可也沒出事。」

「兩個月頭來，有一天下着雨，店裏沒有個客人，我正坐在屋子裏打盹，這個妖精跑進去，一把抓住我底衣服：」

「兄弟！我給你磕頭，」

她跪着，就跪下磕了一頭，我叫她爬佈的糊里糊塗，也不知說甚麼好。

「兄弟！你幫助我把小丫頭治死吧！你救我一家底命！」

「我聽了地底話，心里嚇了一跳，我問她爲甚麼要制死小丫頭，她說：小丫頭活着，她娘家沾不了一個錢底光，小丫頭一死，她就好過日子。我知道不答應她，我吃飯底路也得細根。這個妖精還得叫我一塊斷我天良的事。」

他底淚流地流滿了臉，過了半天，他又告訴我：

「善人，我勸你也犯不上多管閒事，抓破臉，那妖精甚麼也不怕」我聽完他底話，酒連一盞也喝不下去，却仍得勉強地陪着他，過了好久，我也醉的人事不知了，也不知誰把我和他送回來。

一直到晚上我才酒醒。我象象地臥在床上，覺着我辦了不少的荒唐事，同時我也肯定了自己，已經成了那對小姑底兇手之一。我只有趕快地離開這里。

又過了三天，才有船送我過河。這三天，賬房約我到館子里去，我底心却並不愉快，反沉悶的像一個誘機，過了三天，我過河前想給他房錢，他却窮窮的沒有接受，我只能帶着我苦痛的心走了。

三個月後，我再回到大城去，過橋的時候，老頭子告我，那小姑娘已死了八十多天。我底心像撕裂一樣的疼痛，很快地離了那里。可是却一直沒有人知道這秘密。

# 孩子們的故事

(續)

潘中一娃

### 三

他們完了他們「白晝的」小遊戲和「哇」的生活，現在其色四合了。各處充滿黑影的夜間立於做一些另外的更多的事情，他們想到這一點，十三個的多數中願意得到一個暗夜的街頭生活，他們便認真地過他們的小遊戲式的夜了。

但是——他們找不到幾小時以內的遊戲街從大東上策略和方向，他們遠到八邊，南邊到北邊，有幾個人喊餓了，於是他們開始他們的晚餐。

他們的晚餐是甜餅和小紅蘿蔔和糖麵包。每個人用一隻手拿著餅，由一個人托着菜案上的甜餅，一個人把糖麵包，於是大家各人嚐甜餅，又從拿糖麵包的手中取糖麵包到拿糖麵包的手中，然後再輪流着兩側沒有空閒手的孩子把糖麵包上送到兩人口中。一小會兒以後他們把這工作做得很乾脆，勞力和享受皆很均稱。他們把嘴裏嚼着甜餅，嚼嚼嚼嚼和吧吧吧吧在這種含笑的聲音中有另外起來的甜餅聲便是咬糖麵包的聲音，一邊走一邊吃，簡直是一聲「甜餅甜餅」

的音樂家。有一個老外國女人在他們前面散步，直直上地努力演說的煎菜地的青春，還在扭着走路，並且把兩肩撻撻起來。首領大孩子悄悄和大夥兒說道這女人臉上的胭脂微然照在剝落的泥灰牆上的破敗，汗毛就一定像牆上的藤刀。大家都哈哈大笑的說了，那個女人帶着的小洋狗就回頭吠叫。二十一歲大孩子彎下腰去朝那狗扮鬼臉，有一個孩子笑得那家因，把褲口露出印着那狗到那女人屁股上那隻惡鬼。這一來他們有了一個新的趣味，他們的趣味便是看高貴感的人們的狼狽樣子。那個老女人衣服穿得極其講究，但是現在却像狗一樣的叫起來而且叫得真厲害，用她的小洋狗做比較則她像恰是一匹大洋狗了。於是兩個大孩子朝她鞠躬，十一個小孩子都鞠躬。那個二十歲大孩子又跪下去用一面小手絹在女人屁股上抹拭，把污穢從三方寸鋪張到六方寸。那個老洋女人雙手想和這的小狗一起咬他們了。

這番已竟發現他們，銅扣子和指環的銀頭在燈下發光，他們覺得這是一種不恰的光亮。有幾個孩子喊走了，他們現在一條繩懸着

長巷中，全巷為一行茂茂的槐樹所掩，只有長巷盡頭一座宅邸門牆上的毛玻璃燈照耀着朦朧的光，透過槐林，遙遙看去燈光溶合綠葉靜謐使人安息。他們開始在一個暗角貼牆坐下來，休息他們的疲乏。

有幾個孩子太怕寂寞，來回走着，檢碎磚和石塊拋擲，一會兒巷中一段路像被他們用碎磚石塊堆過一陣跳棋。到後他們又玩厭了這一點事，重新坐下，小聲談話。半小時過去，有幾個孩子睡熟了。他們從睡到了疲乏了到醒了，樣子彷彿已漸漸漸尖掉睡味的繼續。但是，乘乘乘乘，乘乘乘乘，從他們所自來就巷口一方有舊軍服皮鞋聲響起來了。

一個很體面的軍官走進巷來。他的胸脯挺起多高，持手和拍腿的姿勢又壯麗又瀟灑，但是他忽然剛走過一段燈明的街，現在目光遠不能夠習慣巷中的黑暗，故把目光極力向前探着。他們屏息看着這位軍官，那不出道人不合給他們一點趣味。

慢慢近了，他們感到地面實在有點震動，那人脚步道很重呢。但有一塊碎磚在那人鞋尖上敲了一

下，滾出挺遠，沒有隔兩步又有一塊在那人脚下打個滾，這一下即使那人來一個很劇烈的跌跌，他膝着第三塊，人很猝然的跌倒了！多麼好玩啊！一個雄偉的軍官跌得那麼狼狽，四肢盡力張開的爬在地上，他們幾乎笑出聲音來，每個孩子互相把靠近自己的別人的嘴捂住禁止笑。那個軍官又狼狽又暴燥的跳起來，差不多像一匹發瘋的豹子，一下拔出他的軍刀照地上砍，又罵，話中過分的罵着坊長和清道夫，近處庭院中的狗都吠起來。有一家有人劈劈的開門看見舞軍刀的這傢伙大傢伙，又很快光當一下把門關上了。到後那軍官看得不到對手，轉狼狽的憤怒的又那麼乘乘乘乘走去了。

他們不見那個軍官照直到在那座宅邸門前，他伸一隻手到門上，大約在按電鈴。一會兒他被捲進門去，門像紳士的關上了。

十分鐘的候子，那軍官又出來，一個胖子送他，很客氣的和他握手和鞠躬。那個白天被人擱下水的弄弄孩子說那胖子便是宅邸主人，他這說和那胖子談談那紳士有一個太太剛到太太，他不

下，滾出挺遠，沒有隔兩步又有一塊在那人脚下打個滾，這一下即使那人來一個很劇烈的跌跌，他膝着第三塊，人很猝然的跌倒了！多麼好玩啊！一個雄偉的軍官跌得那麼狼狽，四肢盡力張開的爬在地上，他們幾乎笑出聲音來，每個孩子互相把靠近自己的別人的嘴捂住禁止笑。那個軍官又狼狽又暴燥的跳起來，差不多像一匹發瘋的豹子，一下拔出他的軍刀照地上砍，又罵，話中過分的罵着坊長和清道夫，近處庭院中的狗都吠起來。有一家有人劈劈的開門看見舞軍刀的這傢伙大傢伙，又很快光當一下把門關上了。到後那軍官看得不到對手，轉狼狽的憤怒的又那麼乘乘乘乘走去了。

他們不見那個軍官照直到在那座宅邸門前，他伸一隻手到門上，大約在按電鈴。一會兒他被捲進門去，門像紳士的關上了。

十分鐘的候子，那軍官又出來，一個胖子送他，很客氣的和他握手和鞠躬。那個白天被人擱下水的弄弄孩子說那胖子便是宅邸主人，他這說和那胖子談談那紳士有一個太太剛到太太，他不

個和尙，二姨太太和太太的爭執，小姨太太上進倒跌跌斗和軍軍的爭執，於是這軍官很仗義的給許紳士一個榮譽的做王八機會。而且這軍官以外還追求許紳士的小姐，據說他是一個多情的男子。大憲羅小憲贊美這孩子說故事的情。那這許紳士已竟和軍官客氣的談完話，汽車也從旁門開出來，主人招呼汽車駛去，親自送客人開汽車門，那軍官便很當然的坐進去了。汽車亮起來兩個巨大的眼，他們竭力把自己貼緊牆角回轉過，車很快從他們面前開過去，車輪碾過果林碾過石刺刺的顯了一陣，那軍官在欄杆大約因為想起剛才跌交和許紳士今夜在三姨太太房中神事。車過去半天連士仍熱揚揚，他們學著軍官揚揚的威風英氣樣子，又捲起鼻子，他們想給汽車一個懲罰。

一會兒汽車空了回來，繼續的顯揚，繼續的揚起許多塵土，又吃驚的到門前站住了。向門裏面叫喊請笛笛笛笛。

門裏邊出來一個僕婦，尖聲傳話叫車夫不要把車開進去，一小時以後還領去接太太來打牌和送大

小姐去××舞場。車裏人把車門開開，冷不防把那僕婦拖進車去，兩

人笑的聲音很低，只有如此聲度小

才使人聽得見。一小會兒以後車

夫又拖著那僕婦從旁門進去了，那

僕婦輕輕打車夫腰子，車便乾了一

下眼淚冷落的呆在外面。

首領低低吹一聲哨子，把一瓶

開破軟不硬硬的尖鑽旋給一個孩子

低聲告訴一片話，又把一盒洋火交

給另一個孩子叫他做副手。於是兩

個孩子開始沿著牆腳伺候的向那宅

邸行進，又機警又敏捷。

第一個孩子鑽到車下面去，第

二個孩子照樣辦。

「試用兩隻手那樣——」

「……………」

「……………」

「……………」

「……………」

「……………」

「……………」

「……………」

「……………」

「……………」

「……………」

「……………」

「……………」

「……………」

「……………」

「……………」

「……………」

「……………」

「……………」

手走上前來，把衣服整理得整齊

慢慢的，一步一，聽到在門前，

揚手專找電鈴，車夫很快迎上去：

「您來找我們小姐嗎？先生」

「呢，不是，勞駕替我進去問

問問才沒有一位小姐來看你們小

姐！」

人聽從的聽去了，兩個孩子用

最快的身手爬出來，一個狠命的打

出一個儲滿的噴嚏，很快的就定一

樣的一齊跑開了。

人再出來脫宅中並不聽聽一位

×小姐，換人的人就謹慎的回脫記

錯了門牌號數，這着對不起走了。

真是對不起啊！車再從他們面

前過時，意外的慢和穩，車夫老

覺得把輪向一邊偏，彷彿受到一點

什麼，緩緩把車退回去。車裏面的

大小姐大群的罵渾蛋了。

多麼使人惱恨的「小流氓」和

「呸」啊！ (全篇完)



# 越獄

文水

太陽的光真熱，牆上的爬蟲都發酸！  
牆，在半月的對面，這一段表現着極地而短小的牆，看模樣，誰也不會相信是囚犯們的圍牆。

它是黃綠色的黏土，碎磚，條子石，堆砌成的，磚隙中寄生着馬尾草，靠地面的牆根上，有老綠色的苔蘚。鐵欄和鐵鍊，是牆內囚犯們水生的伴侶，那厚厚的笨門扉，生了鏽的大鐵鎖，嚴肅而冷然的兀立，不是監視。環境使——一切沒有生氣的東西，結實不會挫折的活下去，顯示了，有生物註定了用可能的速度，來平凡的發老。

雖然日月永劫不渝的輪長着——古舊了一些鮮明的過往，衰老了囚犯們的瘦臉，鐵欄和鐵鍊，從未感到日月的磨蝕，越擦越新，越磨越亮！

囚犯，他們固然多數是粗魯而且暴燥的漢子，至少其中有被過人，擄過人，幹過人所不敢幹的事件……

但經歷了鐵欄的阻絆，鐵鍊的圍縛，筋肉磨薄了，皺紋加深了，甚至對於生命的未來失望，也漸次溶解在凝滯而沉重的空氣中，給那腥臭的味消滅了！

他們都很聰明的給未來打算，有時是沒奈

何的期待？期待着，是——死亡，是——自由，是——開釋。

他們很清楚，那死亡的手掌，會在任何的一個日子，擺去了他們這羈紲的軀體，不過始終並未忘記用盡自己的力量，掙扎着，尋求新的生路。……日子，在囚犯們的眼中也是帶上腳鐐的。

的確，這日子過得不是太渺茫的沒有邊際嗎？他們，除了呼吸這五立方丈的空氣外，誰能仍然熱吻世界和塵寰的動亂情況，人事的變遷，不也在猜度中生疏得摸不着頭腦？呵！日子遲緩的推移去多少老舊的往事呢？……

現在，微風般吸，風，帶有醇酒味的氣息五月裏的陽光，真熱，透過了森冷的鐵欄，灑沙，從鐵欄口捲飛過去。這樣沒有光明和溫暖的小屋——囚犯的宇宙，也感到春意的撫摩了。

囚犯，都是大半次掉掉智的傢伙，他們早經涼透的血，不會給氣候溫暖過來的，王金亮不是很好的證據麼？

實在，資格較老的囚犯王金亮和新進來的丁阿山恰成反比，他如今除了頹唐的沉默，便把面孔昂起來，細角的皺素，刻劃出這倒不虛愛禮的漢子，也知慨然而歎了！

「媽的！又熱吧，小屋不難變做蒸籠啦！——他神經質的用黃色的大牙，咬着黑紫色的厚嘴唇，吁一口嘆息的長氣，便擦擦的甩着指頭。一天，兩天，加上三百六十天，再加……三年如一日，過去的太空虛了。現實有什麼值得記憶的？雖然三年，這悠久的獄中三個年頭的歲月……」

「呵！」王金亮禁不住睜開圓大滿血絲的眼球，腦筋被這煩煩而冷酷的數字所擊。他真的，把這自不容易引着的火熱起來，焦急的高聲罵罵：「媽的，老子何時得的又理？這到這種不死不活的報應！」唾沫星兒得噴噴出去，太陽穴突起的青筋，像個個長胖的蠶。

但經過了同伴們一陣哄笑以後，不由又覺得難為情，低一下頭，挪動一下方向，心中在懊惱，這老氣又發不掉了。

……當初，他糊里糊塗的被弄到這間小屋裏，他簡直焦急的夜夜不寧，忘了安眠，少了食量。

他惦记着家，三叔菜園，弟弟金明的存亡還有金枝，那個瘦瘦的太爺推棧的妹妹。望了鐵欄外的牆，想起牆外的牽牛。

幾次他瘋狂的吼叫，惹了獄卒的叱斥，甚至爲了張四太爺，還滿身銅臭的創主之姓存，胸懷感到被利鏢射穿的憂痛！有時作着悔悔的祈禱，或诅咒自己的懦弱。但，暗算的防備不易，何況一個有財勢的佃主，來壓迫他這佃戶呢，出乎意料的難措手腳之決然果然的行動！

每回牆上的夕輝黯淡了，或者燈籠的燭淚，迎了朝旭的跳動，便這個善談忘的弱筋笨下去，由暴發而消沉，由消沉而轉……；隨着現實和理想的政鬥，慢慢的，理想是放於現實的蹂躪下。理想，連打游擊都有些胆怯。或許日子悠久的魔力，這帶上腳鐐的，磨磨勇氣和意志的日子！

在早日，不，也算現在。王金亮給另外的——種心思支配了，新的嗜好，代替了焦急和暴

。因為他健談和好談，便成了清遠的雅一與  
味。無情到伴的經歷，是復好的資料，這法拒  
捕，滿快淋漓的講述，使他有點迷醉。無回他  
鄭重的安慰別人，像個仁慈的教士，雙回對於  
每個情節的判斷，像個直率的法官。這樣，他  
從不再苦惱于朝暮的消理工作，莫奈苦湯，吃  
喝得挺香，編些筐籃等的技能，由生疏而純熟  
下去……

實在，像丁阿山那個野馬樣的傢伙，他不  
由也要嘖笑，雖然自己今天也會發過暴燥的脾  
氣，而遭到另外同伴們的嘲笑。

這樣的掙扎有成效嗎？誰理會？誰同情？  
王金亮知道，丁阿山也未必不明白，可是忿怒  
會使理智變暗呵！

丁阿山，這廿餘歲的青年人，踏進牢門整  
關了一天，今天驕子晒了曬不出來，可是鉄鍊  
被拉動得叮叮的十分難聽。

「丁阿山！」大夥湊近了他，親熱的像老  
朋友口吻。不言而喻在這囚人的午後，又是探  
問這倒傢伙的經歷。

的確，丁阿山這一副健康的臂膀，和兩個  
冒著光的大眼睛，是值得注意的，尤其王金亮  
隱見那傢伙的身型，不由就想起三年前自己的  
影子，三年前自己不是這樣的結實麼？

「小哥哥，談談吧，咱們都是同道兒，你  
講……」王金亮與實的由臉上現出衝動的顏  
色。

陽光，由鐵窗格射在了阿山的臉上，他臉  
微熱情的開始傾吐。

「神和爸爸是讀過書的，憑技能吃飯，是  
最靈當的職業，利息的誘惑，良心始終不會喪

失。但，爸爸性子耿直，一肚皮正義，所憎惡  
的對象，當然便是見利忘義，剝地皮的敲錢子  
的錢錢傢伙。爲了乾淨小案，孤持着公理的精  
神，手揭示或拆穿這一般變心病狂，吃私刑的  
的同事們的陰謀，被這敲錢人的聯合，阻撓了產  
曲的事實，以公濟私的敲斷爸爸的腿了。

丁阿山抄起的印信，激動了囚犯們的心潮  
他脫不厭的故重延緩着：「誰不能望見爸爸受  
這不白之冤，情理是要講的，嚇！一個敲錢  
的罪加在我的身上，端坐牢，我執着爸爸的手  
實在，爸爸的頭髮都白了，受傷，虧着，敲錢  
子的能不傷心，流淚？我咬一下牙說：「要死  
種父子一塊兒，黃泉路上，到不寂寞，廿年一  
過，咱和爸爸不都是好漢子？」

這聲富有刺激的言詞，雖壯得像獅子吼，  
簡單而直爽。

大家也顯出回憶的挪出往昔的暴燥，坐立  
不安起來，彷彿受了丁阿山的傳染。尤其王金  
亮把三年前難忘的那一幕，又搬上腦筋演了  
王金亮將頭埋在吳越木本營的破絮被裏。

三年前，黃梅綿的季節。  
兩絲綿綿不斷，高而沉影的天壁上，凝着  
灰色太湖石似的形雲。遠處，稻田被雨水洗滌  
得成一片嫩綠，田野，阡陌，樹叢，披上了霧  
靄狀的薄紗。

在欄杆旁孤竹的一間小屋裏，黑而低矮  
的茅簷下，坐着瘦削的王金亮。他靜靜的陷入  
生活的悵惘中，和全副重心事小，最感憂鬱活  
的，是相注望四木本對他林林金枝的野心，他  
想盡了那歡笑與愉快的……

「金亮！」一聲響亮的一聲叫喚，從耳畔  
響了一下。

這暮落雨的大清早，誰會光顧到荒野的他  
的家？他的親覺，聽覺，都歸靜了的時候，他  
沒有答應的氣息！

「張八兒，你……」

「張八兒，你……」

「張八兒，你……」

「張八兒，你……」

「張八兒，你……」

「張八兒，你……」

「張八兒，你……」

「張八兒，你……」

「張八兒，你……」

「張八兒，你……」



古學開始了，撲打，滾動……王金亮扭動着  
錫柄的粗皮手掌，抵擋了身上敲打的拳脚，他  
挑起的屈着腿，身體轉過要爬起的時候，突然  
又給個猛衝的力量所屈服而顛倒了！泥濘濘滿  
了一臉，一身，狼狽得像鬼，不做人。

「那起來，王八旦，你動……」  
王金亮并沒裏一陣搖擺，氣力不加的離軟  
了，清楚的感覺到兩隻脚給一根麻繩綁到一處  
於臂在緊緊的捏握和扭轉中，緊上了繩扣。他  
想喊叫，但給泥和衣襟塞死了嘴巴，只餘下兩  
個圓睜的眼睛，怒火從瞳孔向外噴射！頸上的  
青筋，鼓脹得像蒼蠅的腿翅……

空中，撒噴布似的洒下雨點，好像悲憤被  
壓迫的人類，所洒下的眼淚，那聲子似的天  
賦，更顯得陰鬱，沈悶，彷彿要阻斷了人類的  
呼吸……眼前，張八和那個陌生的漢子在微  
笑，這笑是像走狗所發出的詭譎，而像猙獰  
笑。表示了張四太爺的威風，因為他所利用的  
爪牙，多是這般卑劣而善鬥的傢伙。王金亮不  
他們一眼，他雖失敗，却增加了對他們的輕視  
和半信，他不屑聽，他莫明其妙的看見了張四  
太爺臨陣前扇起狂風的板扉，進入他的小  
屋。

低矮的簷下，依舊滴着簾流，那水點濺濺  
的……  
本來一個尖銳的叫聲喊起來，金明的啼哭  
有斷續感，是給威嚇的驚惶！……  
「嚇！金枝，你……」這聲便，這般微弱的  
細語……  
「一陣嚇你的笑，夾雜了金枝的  
斥罵，很快小屋于便亂了！這聲動，顯然小屋  
難以負載了，奔馳和拆木聲，一陣，又一

「來人哪！快！給我拖出去！」張四太  
爺喊着。

張八和那個陌生的漢子很快的也跳進去，  
接着金枝咬了似的尖聲叫起來。

雨中，王金亮悲奮的擴大了眼睛，詫異和  
焦慮的看——

金枝，只穿了單褲褂，給拖拽出屋來，這  
僅僅的一刻，她就可怕的憔悴了，眼皮呈出灰  
白的顏色，頭髮零亂的披在肩上，失掉了固有  
的光澤。另外，不懂事的金明，他哭喊的牽住  
了姐姐的衣角，拉，撕，拚命的。

王金亮不增這情景的悲憤，更不堪弟弟和  
他一同遭到了虐待，他眼眶中充滿了淚，不  
也有血。青的筋絡，在每段骨外都脹脹着，亂  
結着。但——！金子只有沉重的吁一聲外，別的  
完全是沒用處的多餘動作！他想拚死幹一下，  
在這會兒他只有死來拚，他失去了支配着自己  
的本能了。他把低垂的腦袋昂首着，馬上他一  
陣寒慄，眼睜着——

張八鬼了似的，只一把搗了金枝的頭髮，  
拖着，給繫綁好的小輪，弄小巧的輪門，吞沒  
了金枝的身軀，另外，兩個脚夫，敏捷的抬着  
走了，連金枝小輪，幾次作出應酬的樣子，但，  
不聽，扶持的人多呢？

金明給拖到一邊去，他並有灰心的失望，  
哭，喊，嚷上去，可是走不盡給一隻張四太爺  
牽着油釘鞋的脚，踏過了！  
在這時，雨聲落盡了，紛紛的眼淚似的  
雨點，密密的織成一層珍珠簾，響亮的，和  
烏雲混着滾滾下地面。

昏倒在雨水裏！

那夢般的顛轉，已被縛了手脚，本份的  
做了獄中一個人命犯。

判決：是無期徒刑，控告：是個主張四太  
爺。

別的像烟也像霧，一切的經過，宛然還  
着看不消的廬山真面目。

這一夜，王金亮把兩年前失賊的老毛犯  
啦！認真的睡不了覺，腦筋七翻八轉的想弄既  
往。

夜，涼涼的，隱隱着無眠的恐怖，時沈沈  
的鉄欄，恍如鬼魅的影子。

「唉！怎麼回事呢？我又想起了從前？這  
的！有毒的記憶！」他用手摸一摸發熱的臉頰  
「唔！下還是睡吧！」

窗外風吹得挺利害，轟空的雨點小聲，  
像無數的雪花，烏雲海潮似的向前湧過。

王金亮只有翻一下身子，把被單被蓋緊了，使  
勁的閉上眼睛，心裏輕輕地數：「一，二，三，  
四……」

入夢不會放棄事實的，他的記憶仍那麼清晰  
三年前的影影，繼續的演下去，卻止不住的流  
下去！

夢，雖然有無倫比的誘惑性，能麻醉一個  
帶有反抗惡勢力的思想之人嗎？肉體給折磨了  
靈魂也鎖上鐵籠嗎？

王金亮絕對不會放棄，這忘，那些血淚兼  
成的陳跡，他悲劇的悲劇者日新發覺測出的故

丁阿山的話：「二十年前，唯那在色不都  
是野蠻子？一對了！他極表同情，他未肯不  
肯探探情節是否合理的，並且將井上教息  
信信，和一半夢境！」

「我為什麼灰心呢？也許有一天，跟香  
香無窮的哀怨，掃掃枝打閉一條道路，讓我踏  
上了自由的世界去？」

真的，香果然自由了，我回到家，這幾年  
那間小屋，而且多一個鄰居。幾道圍圍三  
年的故園，再從這地帶的土壤發着恢復了  
真視。

假如現在我出外，這今年的交夏，屋旁  
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假如我兩週一畫茶，托着半原管，望瞭  
望在樹上，望一望若若若若的綠葉，看一看  
眼下一幅野景所顯示着偉大的無際。有風，  
又吹來清涼的泥土氣息和香味；這樣，把這  
邊和到古樣的野和遠山之間，真覺野野野  
遺遺：呵，這樣的生活，不是自由的人間天堂  
嗎？為什麼我死心的交與鐵錘的歲月？

即使全枝死亡，金明碧紗，我總覺得投自  
由了的身體，掉死掉一下，要死，痛快點！不  
許我記到這太苦，就開他的願，碎刺了牠  
的屍體，若這八和那個野生的漢子也在數，  
是天落下了他們的淚或，借我之手？

我為什麼灰心呢？人是不可以說怕，海水  
是不可以斗爭呵！

大鼓書不也唱過我聽了，請了野野的更

這種死有變的歷史，專講，那像像伏，不也  
利殺有被壓制的爵士及那真道家的王教  
？我不能幹了整門太苦，那個老鳥龜？……王  
金亮是湖國的轉轉一下身子，堅決的用拳頭  
打一下掌心，額角滴下了巴巴似的汗珠，一  
個惡夢似的想像過去。

牢房外，不知多兒落了大雨，清涼的，有  
雷聲，有閃電。

他一定神，閃光中給着清死狗被掃着  
肢體的同伴，聽息息，聽得很昏。

呵！丁阿山那小子不許着眼睛麼？兩個圓  
眼珠冒光，像亮亮的星宿。他驚奇的顯在，  
是怎麼，也是懷疑。

閃光中，兩個人的視線碰到一處，王金亮  
輕輕的把身子挪過去，小聲的問：「丁阿山，  
你——是誰？」

「唔，我睡不著，我正在想……」「想什  
麼呀，想這獄嗎？唔！早知你是個不安份的  
傢伙！」

「雖然？睡不安份？我可沒有發一大堆夢  
嚕！更不會用拳頭擊擊心……」「聯歡的互  
望着，他倆忍不住同時的笑了。這笑——把兩  
顆難猜測的心聯繫合在一起，堅固的，一致的  
王金亮把臂伸出來，在頭上打了兩個響  
栗：「有種？」他把三年前屈打不招的本領拿  
出來。

丁阿山凜然的一笑，這笑——顯然有一種  
陰謀在潛伏着。王金亮取一吸嘴，嚙向着給眼  
睛裏覆蓋了那一段短小耐短的地。

雨聲雖然傾盆似的降落，雨點子打着積水  
的地皮，拍拍！拍拍！可怕的雨夜，給一竹

東「一響，在作歷史所不會有的轉場了。這  
動，像附近爆發了一條火山。

走廊前一陣陣亂的皮鞋聲，手電筒的光，  
像探照燈一樣的照耀：警備兵和獄卒嘈雜的喊  
叫：「牢房外那邊次打場啦，怎麼啦……」

喊叫，和雨聲，雷鳴……混成了一片。  
王金亮和丁阿山阻快的閉上了眼皮。

五

新的隔絕，使囚犯們的宇宙成了狹小，驚  
的坍塌呢？囚犯們的記憶裏再也搜尋不出美麗  
的陽光和草味，又越越越想的，重疊現在每個  
發發的限光之線了。

唔，不再依老實老實的囚犯作着體體的轟  
立，失了羣山的隱隱，也委頓和憔悴的睡在  
泥潭裏。碎碎，泥塊，鏟子石，雜拌成一堆拉  
圾似的，誰會相信這是誰分解的身體？

三年來，王金亮第一次看到這外的風景，  
晴雨之際，風景明媚，更外更顯不住心猿意馬  
的奔馳了！

城外，沒有嚴肅而整齊的建築，學會體體  
落的散在平野的墳墓，較壯觀的墳墓，歐歐的  
舞舞在附近一連河岸的峭角。沿河岸流城湖涯  
的沃地，濃茂的生出挺着旗桿的林木，雜燕的  
茂盛，掩映着蔚藍的天際，這山在淺淺的旭光  
中微笑。

「呵！自由的人間之天堂嗎，本獄外的世  
界！」王金亮低垂下眼角嘆息了，憂他的看視  
同伴們不安的表情。

這會兒走廊上的腳步響了，紛紛的來了一  
大羣監獄工作的人。於是，王金亮和他的同伴



# 語後

本刊七月號(第五期)的稿件，於六月一日就已編妥付梓印刷所也答應六月二十五日交件。不料該印刷所又遲遲印早答覆在六月下旬交件的大批印刷品等情，結果乃使本刊脫期這真是想不到而令人頭痛的事！

記得編者曾在第四期裏說過「今後力使不再脫期」的話，誰知第五期便未兌現，這當然難怪讀者們盼得焦急，也許有的猜想：「古黃河的出版或將要擱淺吧？」甚至還有在一個月內竟連來五次訪問脫期的讀者，我祇好紅着脸據實情以告。除感謝讀者的熱烈關心外，「請原諒」和「對不住」的話都無勇氣說了！

然而，編者雖為本刊努力求進的心情，却是十分堅定的，既使這個在檢閱一無二的印刷所也有難處，但在執事者逐步改善下，工作效率總能與日俱進，何況特殊性的印刷品並不是每日都排在一起的。那麼本刊提前出版日期的事，遲早是可實現的，我們期待着吧！

還有兩件事：便是紙價等又較上月漲多了！這確是有礙文化事業發展的一種現象。不知何時才得復原？可是這期本刊因為稿件擁擠，又增了兩頁，售價却不變，這不能不說是暫難難忍痛為讀者服務表現。下期訂數仍是如此，可能的話，由二卷一期(七期)起，還打算增加八頁，如果虧累不太重，也許售價都要照舊。請想想：一個經濟相當拮据的純文藝刊物，由編者們這樣地支持着，是不是在咬着牙流着汗地苦幹着！我們祇求做到本刊的內容能逐漸充實，和得到讀者的同情與聲援，精神上便算獲得了慰安，他無何求！

最近編者因公曾到經濟一帶觀察，在濟南訪大風社的張亞生，中國青年社的楊錫甲等文友，張君發着中風說「大風」在擱淺了！楊君領我看看青年社社演「雷雨」，成績甚佳！……我得到許多價值資料，覺得本刊能在彭城順利地出版着，雖然工作苦些，却是差堪欣慰的！

本期有多篇佳作未及排入，祇好陸續發表，請作者原諒！下期「新詩特輯」稿亦已付梓，內容計詩論五，詩二〇，隨筆五，散文一，小說一，均以值得欣賞的。此外，擬不久刊「戲劇特輯」說，尚希各地文友早賜佳作！

天氣熱了，建議給讀者最好在樹蔭下披閱良書以消暑！(原同維)

## 新新西菜館

節約茶

西餐

經濟飯

目下增設特別大菜

燕窩魚翅

中菜西吃

先期定座臨時不備

地址：徐州放明路一〇三號

電話：四七六番

請嗜北京羊肉館的口味

# 京來順

特別添製夏季應時佳肴

售價克己歡迎賜顧

地址：徐州市一統街四路

**味口飯便京北正真**

館 肉 羊

招待周到·歡迎一嚐!

餡

餅

粥

新添梅湯杏仁豆腐

北路街同大市州徐·址地

◁威權業表鐘區地淮蘇▷

**州徐**

**大西洋表行**

售價公道

精工修理

名廠鐘表

各種眼鏡

唱機唱片

手能菜中 味風州徐

定價克己

樓

美

致

包席宴客

早請座訂 會宴體團

號九九街同大州徐·址地

隨時小吃

售 經

**仁慈大藥房** 徐州

衛生材料

各種新藥

醫藥器械

藥化粧品

地址：徐州市大馬路二八四號

**行紙大宏**

歡迎賜顧

售價克己

種類齊全

中外名紙

南路市中街市馬州徐·址地

== 司 公 成 天 ==  
 店 貨 百 化 代 時

華 洋 百 貨	高 尚 用 品	時 代 布 疋	艷 美 綢 緞
------------------	------------------	------------------	------------------

路 明 啟 州 徐 址 地

家 專 品 飾 — 庫 總 貨 百

司 公 祥 天

良 精 料 質 鞋 時 女 男

各 種 貨 色 齊 全

售 價 力 求 公 道

東 路 首 北 街 明 公 市 州 徐

蘇 淮 特 別 區 情 報 發 行 局 登 載

中 華 民 國 卅 年 八 月 八 日

版 次

本 期 定 價 五 角